蜂山辨明錄 全

5563.8
2136.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pportunity

蜂山辨明錄

辨質文

夫士君子立心行己處事接人之道不過曰明辨是非愼審輕重必以公正直白毋或反覆回互焉而近世不然或有以儒者反是以行之者存焉此今日正錫等之所以辨質於當時持論君子者也嗚呼田公艮齋其非鼓山任先生之所愛重 朝家之所重選儒林之所推仰者乎以若正錫等之寒微後生豈敢欲抗衡犯此濫越之罪但於義理之辨亦不敢齎疑而不質也玆敢具事實顚末錄前後往復書以就質幸明白賜質焉惟我鼓山先生文集正錫

東249971

等之先師 姓柳氏諱相浚號敬堂 刊布於癸未此是壬午十一月五日先生忌辰諸公會于星田本家園議發通定刊所于蜂山而發文尹篤守齋 致中 都有司徐栢峰 政淳 副有司鄭薇齋 在弼 校正申春蒯田艮齋掌財鄙先師也申春聑以曾涉跡倭舘見擯於會所田公乃獨主校徐公之外祖愼石城行狀先生曾遺命勿入刊而徐公力主入諸公以是相爭持刊事將至沮敗先生長子進士 震宰 時年二十二乃慨然於不遵先生遺命而曰吾先人文集緩急間惟二三長德是視當此國變萬急不事刊惟以私意爭持是事則刊集其無日遂與鄙先師仍定議以南下印出而校本

抵來于峰山刊所則尹徐兩公發稱討之遍田公有致賁之書而至於停役於是進士以入愼狀具由哭告廟則羣愁乃息存名之例因生爲徐田二丈俱下刊所而始得竣事當時鄙先師以年及無關於校正之役只不計利害而掌財竭誠於刋壽文集而終克成編則田公乃稱揚鄙先師書曰俱不容及其流布而以校勘不精士友之誚日臻則乃動稱於鄙先師曰非我也某也陰受動萬之私指暗地設刋云而終不言其苗脉之所由噫文集果欲其淨精則當更謀士友正以刋之可也勢其不然則引過自攙夯如日月之蝕而人皆仰之亦可也胡不此之爲而始終之反

覆回互若是甚耶抑二三長德之舉則公且正重之而畏不敢觸進士與鄙先師之施爲謂其事則不足爲其人則可輕且忽而然也歟然則遵師命爲非不遵師命爲是耶抑師其輕友其重而然歟此實非小腹所可測度也大抵鄙先師之初設刊也田公始大非之走書曰斯文將亾之兆曰羞辱吾先師曰君雖無事刊出爲無流布之理曰京鄉士友弄出事端有不可測之憂非吾力所能救曰更不對賢者及愼狀之入存名之側發則曰某文之入愚是罪魁尹丈敎之徐丈次之文集未精也曰非我也二三長德文集既成曰文集如非座下不顧是非不計利害決須拖

至幾年今番事眞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繼而曰前日
所與高明書二三兩度批沒而勿掛人眼至妙及委下刊所
而對鄙先師道達其爲師血誠口不能盡而至秋續刊時
主幹發文金吾南 漢燮 也諸賢以入續各家有別般助費
乃可濟事發論則田公專書於鄙先師曰愚先妣墓誌先
師之所朱點盖視愚異於餘子臨沒以朱點見教特以爲
師稿之或恐泯沒於意外之變而恐疤削去諸公所宜體
念也則理當入續刊至於亡室行狀期於收入若以不出
錢財爲嫌則愚於高明視同一家敢請座下爲先替出幾
緡亡室行狀期於入刊則愚之父子有可報之道則心非

木石豈忍忍之懇禱懇禱云云而及有文集未精之責則往復士友之書每專歸咎於鄙先師此槩癸未前後事實也嗚呼鄙先師不幸以乙未六月沒丁酉遺稿始成而申農山所撰行狀中有田公所稱揚不顧是非不計利害等數句語而一秩送呈矣田公覽之駭然曰若此文行世吾必得罪於師友執以爲本家贗作其所呈秩及各處所去數十弓并皆逐還本家以其手本證之則乃以孤行畢辭執託時其門人柳道熙鄙先師親姪而年纔弱冠暗遣于申農山使拔其數語於行狀副本正錫以其手本往證之則雖屢致書於農山求拔不得及聞知正錫所爲乃下書

而說鄙先師則曰事變不齊陰受動蕩之私指而暗地設
刑此是大錯責正錫則曰破鍋上座反諭之則曰删其數
語則判集之功依舊歸於亡友而誤錯之聲不復聞於來
世又曰左右之不欲削其數語但欲藉吾重而蓋師愆又
曰大甫大甫傾聽吾言云故正錫初擬逐條辨明裁書將
直達猶嫌似閱墻故第待田公回悟而止之及庚子秋田
公南下之時被累招而謁于扶安艾湖面陳其狀文不可
删之理則曰將如之何云而繼請還送其所遂遺稿故正
錫退還納之因上書矣答書曰不删數語恐惹湖西諸公
層舌云而後更無他端故心謂庶幾回悟矣在丙午春優

閩田公親校其文稿於玄巖朴察訪書齋正錫躬往繙閱則與鄙先師前後往復書沒删不入所載者只以鼓山集續編未精啓之罪之之書一度而其文曰續集細閱見其去取無準體裁甚苟有難以示人者矣大者書贈諸人三五字一兩句之類雖刻全書皆在所刪而今乃收入無乃爲有所爲耶細者卷次板數一切顛倒錯雜不可釐整無乃爲手分世界耶高明旣博觀古書曾見有似此文集耶反之於心得無有不自慊者耶豈不聞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之訓乎絕可歎也東集時某處以追入某文之由書牘中並收錄常寒暄語以要人歡心然不知此乃爲識者之

所少也今高明乃復尤而效之何也得無有所牽制而非出於本心也耶頃見溪雲金丈說咸陽鄭氏少年自石村晚湖來者言鼓山續集全不成樣比原編尤甚頗有士林間議論云此雖非我而諸公之失郎亦愚之罪也痛恨媿惕若無所容矣嘗聞栗谷原集牛溪所編外別二集玄石所輯而別集尤極駁雜故尤翁爲嘗欲碎板云嶺人有學識者言西人尊栗谷而觀其文集不成貌樣使人大懟身在其尊奉也陶翁聞之殆甚憐之後來取看果如其言遂與栗谷玄孫鎭五相議去取於是文集之體始成卽今見行全書是也其說詳見於陶菴三官記矣愼齋不善畸翁

集而亦有碎板之數矣甚愍嘗謂先師文集使識者見之當亦爲之大慚而發碎板之言也吾輩所以事先師者豈當如此每欲再加校勘而改付剞劂以與諸賢得免於人譏而後來者庶受其益矣顧今時事日急精力日衰常恐風燭奄及干戈四起遂成千古難瞑之恨時一念至不覺心痛爲之奈何此甲申十二月十二日書也嗚呼此旣當時諸長德所公共者故田公於鄙先師有亾室行狀期於入判之書而乃今自校其稿也胡删沒其前後事實獨載此一書移長德諸公之過於鄙先師耶若存之則俱存使當時後來參悉其是非曲折可也拔之則俱拔使在世旣世

俱不露釁咎亦可也何如是其孤行單辭如公所云云且
列鄙先師於其知舊同門間中折人之中使其爲先師血
誠刊集之功鍊化作師門不容之罪耶正錫等雖幺麽後
生亦有田公所謂師生天性者不敢含嘿昨年春不得
已裁直辨一書兼昔年擬上不上之書而上之矣今年夏
與溪隱鄙先師大人之號公書曰令子所處雖未合中此公過非
私過云而已以無心載之則期必刪拔爲言謝之者一不曾
一二且與正錫書亦曰是無心載之蔽一言以拔之也繼而
請上兩書副本曰來書爲浮沉副本示之也又遣人累招
故進謁則斷論大槩亦與下書云云同而特於與溪隱公

書公過私過之辨正錫持輕重不肯服曰老先生與同門長德孰重曰師爲重曰然則希長德之旨而不刊師集則其罪輕不承長德之旨而刊師集則其罪重歟曰雖忤長德之旨而刊師集則是功也何罪之有曰然則以門下之言論之鄙先師無過矣今何必言公過私過致此紛紜乎云爾則乃暴怒作色項赤厲聲曰君輩其不知吾乎吾平日有心所欲爲之事今畏君輩而自沮乎余雖駑非如此漢也雖昔日金監役 平默 猶且不畏而抗敵况畏君輩耶云故正錫避席從容對曰此絕非門下之所言也以門下何若是出小言也云則乃定氣曰余既許以拔之則私稿

中刊集所關文字必一一書拔矣君其自手爲之也對曰於體統正錫何敢犯手乎曰然又曰余若盡拔則君亦除我前後手本亦可也對曰吾兩家雖無事措處所未信者尹徐兩公文稿則豈可盡除乎曰尹公文稿余已擔當其校正則不可慮焉徐稿則於徐公大是不美之事則决似無是矣雖然吾將走書於其門生子弟使必拔去其刊集時所關文字則何如對曰此則不須書報須商論其本末無致紛紜恐似當矣然而此畢非正錫所知則惟門下自量裁焉如是未决而退還矣翌日又下書而貽與徐公門人孟士幹書來教之以可改處貼籤云故觀其辭意則只

挑出徐公門下與正錫啓爭端而自處則若坦蕩蕩認作
世俗居間解紛人樣而終置鄙先師於罪窠又有使正錫
懇乞於田公求請刊拔於徐公文稿底意象正錫等雖無
似是可恐當乎故正錫以此裁答書兼錄上昔年擬上所
浮沉兩書副本以見其本意矣答下書曰公當爲明義尊
師之裔弟而僕不免暗箭陷友之小人又曰昔尊先師於
僕但深傾仰無一辭不慊又念先丈謂僕有可取將凌與
直軒共入智異山中以爲歲寒之託而未成僕今年六十
八乃爲故人之子弟門生所擯斥復以何顏更對士友惟
於異時泉下奉拜先公先師而仰質今日之義而已曷到

于此不覺淚入紙矣云云此實果未知其何謂也其後又見絶於溪隱公則乃不敢通書每書及於柳永善及其吾先師胤子重熙而以孅辭其誣陷鄙先師者猶甚於前日而言無不到反蔑重熙斥絶正錫而不得則又以南啓夏係紹紛而請和好以反復非常終不得如意則受勸書於啓夏以爲後日口實之資又使七八年受業於溪隱公之柳永善一朝背溪隱公亦不知是何道理也竊觀夫田公自癸未後施之於鄙先師之事則存沒頭影誇譽無常翻手覆手雲雨變幻噫生前之但深傾仰者報答於其身後若是可乎且無心載之之說當時答辨之際雖不分疎合下

校稿也其果心從手而偶爾耶若果爾則與同門知舊往復中非之之書何一一截之亦何不正錫退還後直行删去也然而欲人之不疑己其得乎嗚呼在田公自己身上則當乙巳五可之變一邊上斬五賊之疏一邊布南鄉士友輪覽之文一邊託家眷於朴察許而爲國家之急忽葬得竝商量命其門下輪刋其文稿之通文因晦迹於玄巖山峯校稿成秩俾相流布又印出眞影數百本於洋械題序于影帖使知其出於韓人之手而封播于門人噫獨不思刋師集時淺跡倭館見擯之申春朝乎自稿之校成於淵齋勉庵兩丈殉道羣義之時洋械之眞出於韓日兵刃

交援之際是蓋有道之文有德之容或不傳於世而不得
爲百世模範也其何爲身謀之若是忍且密而擅陷爲師
刋集者之若是力耶如曰時屆蒼黃自校稿不得不云爾
則抑忘其癸未之刋爲壬午軍變之後甲申凶變之前也
歟且如曰刋師集非我事也云爾則何自謂先師視愚異
於餘子之之意安在畏徐公而怨之則曰觀過知仁反躬
而責之則曰某文之入愚是罪魁某某文次之自拔其跡
則曰非我也二三長德也其自任則曰諸公之失郎亦愚
之罪也稱許鄙先師則曰如非座下文集決須拖至幾年
云云對鄙先師則曰前日書看尹徐兩公顏面而發及今

幽明大判輒改換頭面推納鄙先師於不測之坑塹而見行狀中數語之載則曰若此文行則吾得罪於師友不容於世遂遺稿暗遣人拔於行狀副本求拔不得則盡收入爨燃之書於自校稿正錫以此辨詰則稱以無心而只删其與鄙先師書一度云而與他士友是非之書不一删去故正錫不勝抑鬱欲刊行前後往復則曰嶽堂之咎發露滋可憂也對人言之及與人往復則曰柳正錫來我以和好去我以背之後之以擬書惹起事端欲得爲師之名而揚其師已改之過此改過之説是又理窮辭縮而別出一題目使人眩惑其是非也鄙先師無過門下對正錫請而今又如此有苟且之言耶又引子夏改過之事以爲口實而以曾子自此爲有曾子而以無過之

人爲有過而誣陥耶曾子心法不如是而今受誣於千載之下其不冤乎子貞眞有過吾師實無過何如是云爾耶
此眞是奸人又使之攻斥而一唱百和曰某也暗刊徑山私印而正錫欲得爲師之名揚師之過如是前後擠陥左右構捏顚倒是非混淆黑白而眩惑衆聽甚至於受勸書敎門人以倍師誣圖以門下七十年之宿德其處事之際如是作苟且之行辭氣之間如是作儱侗之說欺世而陥人乎是過足以瞞人而自瞞也門下手本若不備存則今不得辨明而不論今與後其見誣陥必矣嗚呼痛哉九原可作鄙先師與公當一場辨明剖破此滋甚之惑而惜乎其未也正錫等不量力庶望其回悟以伸正卒見其絕反

貽累於鄙先師異日泉臺將以何顏陪見乎痛恨入骨不覺聲淚俱發顧今時局草昧黑白縱不分肚皮春秋之一線陽脈尚有所在故敢冒齒虎暴衷並質伏望公正直白大君子幸罪其濫越而俯燭賜質則千萬幸甚門生柳正錫等歔泣謹告于當世立言君子戊申十二月日柳正錫柳相獻曺埏煥柳鼎善柳春錫鄭寅夔柳忠熙鄭鼎源等

蜂山辨明錄

爭辨前後往復

田艮齋 愚 與柳敬堂 相浚 書 癸未三月九日

月初長兒路見艮得說賢者取亂稿欲入刻云不知是信否揆之以理以吾友之明決不爲是無禮無義之事也然萬一爾也本欲爲師盡忠下梢反貽先師無窮之耻而終成吾友不忠之罪矣賢何苦如此亦何敢乃爾同門數公自在而動萬與吾友可以自擅乎噫噫痛矣無乃斯文將亾之兆歟且使吾友能無事訖役而其文集則萬無流布之理此豈門人輩之所忍爲乎况未必能無事乎無乃思

之有未到[illegible]千不是萬不是即取原稿一一送來更經諸
丈是正然後徐議入梓可也若曰榮己始矣未可中止此
乃措財停理長款遂非之言禍將立至茲後非吾之所能
助吾友盛年壯氣必謂我怯懦然處得義理極是受得訾
謗甚大也是榮耀令吾友之所爲未嘗有先師之命亦未
嘗有諸丈之囑而乃只與未經事底動萬私相授受以冀
大功之成而可以免於戾者邪此賤子所以爲吾友憂而
未能已也病中自聞此報添得一番憤懣似爭十來年氣
力亟欲專人相挽而飢困日甚撥撓又掣借債無術只得
寫書送徐丈勸傭人走報令及費財無多而止之吾言不

再賢其諒之

高明之處此事借便有眞見不宜遽行要必驗衆見衆情叶衆理而叶叶諸衆情衆見而協然後斷以必行可也况今理既未穩而衆情衆見又不叶也而可以不顧長幼之序不恤今後之譏而惟欲據客氣以成偏見也乎人須要識體賢讀幾年書尙不識箇體字吾甚耻之

必於此回原册一一送來爲當而往來之際萬一遺落即賢者尤不免爲先師之罪人矣千萬審愼至祝至祝

君亦須偕進徐門備陳前後事實恐尤宜也未知如何

如何

艮齋與敬堂書 癸未三月十五日

賢與動萬必欲妄自尊大不令長德知之而自彼徑刊是羞辱吾先師也既羞辱吾先師文集而懸之先人墓銘仍編在其中是不肖患羞辱吾先人也賢若不聽忠告之言徒恃有財而暗地私刻則愚之先誌與家乘序與愚所得書牘一并削出也否者愚雖不肖亦有父子師生之性者不忍復對賢者矣諒之諒之

聯見向自明剛歸言徐文見渠說吾外祖文字是吾之私情但當相懇於尊丈而已豈宜以此持難於刊役邪此可

見徐丈之意矣外人云云自是猜測之言不可信也然則文稿存刪尤何可使此丈不知也豈可以一幀氏之故而爲此徑情直行而自陷於夷虜之道乎況徐丈對家兒說愼之所處未是乎

自聞吾友妄作做錯之報爲之憂懼不知所爲初欲寫書送徐丈走人急報今聞朴同門誠必（名徵遠）委往貴中邦以其書寓之愚自念此事若不能正之不惟於吾友有一不盡分之責亦不免得罪於吾老先生所以拳拳不能已幸有以諒之

吾言如此而賢終不聽則此事決不但已京鄉士友必有

弄出難言不好事端到此地頭非吾力之所能及千萬勿爲暴虎憑河之輩以致後日無窮之悔以貽尊堂無窮之憂也前書有吾言不再之句今又縷縷如此可能諒此老婆眞慈否

艮齋與敬堂書 癸未五月五日

某文指愼狀入刊愚是罪魁其次尹丈也徐丈則又其次也鄙家先誌吾友既云通變無術則無可言者至于書牘尚可移動此理任友猶有未瑩者只是吾友與吾南以義術隨機善處庶幾小贖賊子之罪也若萬不得已只依只存一書之說裁之已矣愚之行期未可必故茲又云云

艮齋答敬堂書 癸未七月十五日

先師文集若非座下擔夯之誠安能如是速刊邪敬歎敬歎鄙人所欲爲爲動萬所沮可歎也已考準之教安敢辭第今病昏特甚未能速就只得於來月旬間送于星田以爲展轉替看之計耳

細思文集之印出如非座下不顧是非不計利害則浚須拖至幾年然則今番事眞所謂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也鄙人前日所與高明書三兩度 責設刊書 扯沒而勿掛人眼至妙

愚先妣墓誌先師之所朱點盖視愚異於餘子以故臨沒

又以朱點見教此可見先師眷與之至意也然則愚雖不孝無狀豈忍自手删出特以爲師稿之或恐泯沒於意外之變而忍施削去矣此則諸公之所宜體念也然則理當入續編至於亡室行狀則以先人誄文先人墓文已入於原集故未敢更請及高臥樓記及其它可入文字替删而明於收入行狀若以不出錢財爲嫌則愚恐於高明視同一家敢請座下爲先替出幾緡而亡室行狀期於入刊則愚之父子異時有可報之道則心非木石豈忍忘之千萬懇懇禱懇禱

徐丈書呈覽愚亡室文字之欲入續編非愚一人之私情觀於先師所撰狀文可知矣且觀徐丈書則亦足見公議

之所在也此若未入恐亦難忘之恨也千萬垂諒

艮齋與敬堂別紙 癸未七月二十七日

門人往復中載名者類皆歇后語大非老先生之本意非我也夫二三長德也賤子所蒙簡牘則動引之不欲置之續編無乃看我顏面而然邪不知不入續集乃反使賤子措躬無地也然此類棻已行矣言之無及徒自痛嘆而已在紙幸與監印諸公同照而滅之也訂誤必依註說一一精改然後分帙爲上

敬堂答艮齋書 癸未八月八日

先師文集天也人何與焉續編中獨人行狀入刊旣有尊

命徐丈之意又如此敢不奉行

艮齋與敬堂書 癸未九月二十日

續集事今如何凡百必須公正周詳無致缺理切冀耳 原集所落辭錫馬蹟及墓碣中盧參判下所落三首之類一一收入也大抵雖曰續集必要具體諒之也長華鄭兄須自氏文字事有所言及而從當躬往云矣向見林兄瀅言鎭川鄭監役行軾氏子弟申生員樺氏兩家皆以文字事送錢於星田云矣此類舊一一無漏如何

艮齋與敬堂別紙 甲申十二月十二日

續集細閱見其去取無準體裁甚苟有難以示人者矣大者書贈諸人三五字一兩句之類雖刻全書皆在所刪而今乃收入無乃爲有所爲邪細者卷次板數一切顚倒錯

雜不可釐整無乃爲手分世界耶高明旣博觀古書曾見有似此文集耶友之於心得無有不自慊者耶豈不聞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之訓乎絕可歎也原集時某處以追入某文之由書牘中幷收舊常寒暄語以要人歡心然不知此乃爲識者之所少也今高明乃復尤而效之何也得無有所牽制而非出於本心也耶頃見溪雲金丈說咸陽鄭氏少年自谷村晚湖來者言鼓山續集全不成樣比原編尤甚頗有士林間議論云此雖非我而諸公之失則不愚之罪也痛恨愧惕若無所容矣嘗聞栗谷原集牛溪所編外別二集玄石所輯而別集尤極駁雜故允翁爲嘗欲碎

板云嶺人有學識者言西人尊栗谷而觀其文集不成貌
樣使人大慙身在其尊奉也陶翁聞之始甚恠之後來取
看果如其言遂與栗翁玄孫鎭五相議去取於是文集之
體始成即今見行全書是也其説詳見於陶庵三官記矣
愼齋不善畸翁集而亦有碎板之敎矣愚常謂先師文集
使識者見之當亦爲之大慚而發碎板之言也吾輩所以
事先師者豈當如此每欲再加校勘而啟付剞劂以與諸
賢得免於人譏而後來者庶受其益矣顧今時事日惡精
力日衰常恐風燭奄及干戈四起遂成千古難贖之恨時
一念至不覺心痛爲之奈何

艮齋答柳濟隱 樂洞 別紙 丁酉九月十七日

令子癸未刊集不令老成諸公知之此是大錯當時愚亦深非之至有不急敢之不復相見之語今見行狀卻有與此相反之說不勝驚駭之極賤子因此文字將大得罪於師友矣行狀中所載二十二字見於何時往復耶須覓得本札以示之也此是緊關不可忽不可忽賤子所與令子及宅士友書中以令子所處爲非者令孫目擊而去想當一一細陳矣幸惟深諒而善處焉 相反之說文所載二十二字指中農山所撰柳敬堂行狀中引艮齋語文集如非座下不顧是非不計利害決須拖至幾年等語

艮齋與溪隱書 丁酉十月七日

某事承示不勝駭然終未免孤行畢辭之弊鄙見似頗未安其所以處之之道則與令孫及波王語之矣諒之如何（某事指艮齋書所謂行狀中二十二字）

艮齋與申農山（得求）書（丁酉十月八日）

亾友柳敬堂行狀是兄筆而中有合刪改者敬堂從子委進門屛云想當見諒矣大抵存此數語恐反爲亡友之累故茲奉告耳

農山答艮齋書（丁酉十月十三日）

示意謹依想本家費力不少笑謂之曰非我也艮丈也然賤見敬堂文字合商量處多何已經大手而猶有此

累累亡友豈行狀云云已悉未知雅意更以爲如何

農山與艮齋書 丁酉十月二十一日

向承委敎行狀數語疑其出於本家杜撰故以示意謹依仰答矣敬堂大人今遣其孫且持座下前後手書而來因得究觀顚末蓋始之紛紜中之契合今之爻象皆前所未悉也甚矣拙居之僻陋也敬堂大人貽紙謄呈覽可燭矣且業已登梓堅執不刪反責拙者之輕擧苦苦有言專不聽信自家風力於此焉窮矣將奈何奈何

艮齋與農山別紙

柳伯明行狀郭忠齋手而稱其刻師稿處用鄙語續之此

必依家狀爲之然愚於此友只憑動輒爲主不以聞於同門長老而私去開刋之事屢書切責今皆删沒只引寂寥數字以借其重噫此何道理如不削出而使我有言是其家欲蓋而彌彰欲護而反傷也深爲亡友惜故曾令柳道熙詣白其妻而老兄已何出其語此是高明盛度爲亡友施愛處不覺感歎今也忽聞柳正錫大言執拗此是少輩放膽誤事固無足責但亡友大人亦復不肯不知老成諳鍊如何後乖絕不可曉蓋削之則有益而無損存之則文過而成惡何苦如此以害父子朋友之性也耶切望老兄移書本家使依原告削去一之不從再之三之必於歸

是是爲亾友盡心之道千萬勿泛
如難改印只削去其文塡以白紙而註以一缺字亦無妨
此有前例耳
彼如不從此書及平日切責伯明之說將不免轉示四方
以明其失實之故此豈余之所樂爲哉並以此意轉語之

艮齋與柳正錫別紙 己亥四月二十八日

亡友行狀事年前見其大人書非徒於義理得失未甚亾覺
察於幽明利害亦不復瞭然不識故不復以曉告爲意但有
爲之憫然而時時念到泉下人益不勝其惻惻之情矣追
聞此事是左右所主張大可駭也第原其初心則實爲亾

師地也然理未明了故方且以害爲利認非做是反傷於
己師而泰然坦然無所疑難也是雖十子貢守而告之恐
只如水投石故止之耳近見一後生言彼縱如此在先生
爲敬堂之道當盡心告諭待其終不回頭然後浩然相忘
亦可以無憾於幽明之間矣此實仁言使人感嘆故槩一
言之惟左右察焉亡友之於師稿其欲刊者理之正也及
乎事變不齊至於不以聞於同門長老而陰受動蕩之私
指而暗地設役者理之不正而人心之不與也雖有相愛
至者亦安得曲護之此吾所以以書切責之者也其書至
有吾亦有父子師生之性者君縱無事刊出吾則不敢對

其書不復見實者之語則其事理之乖舛可見也厥後同門長老復許其畢役而余亦有一時慰藉之語即令行狀舊本所載者是也安可以從來一時之言蓋前日大錯之事乎是則欲借余之重而反怫乎余也欲蓋師之失反傷乎師也此豈非理之未明而認非爲是以害爲利者乎今若但存其刊梟之實而削其藉重之語則刊梟之功依舊歸於亡友而誤錯之聲不復聞於來世矣何苦不聽老夫忠告之言並不聽農友已刪之教專據一時之言以彰亡友之失也反覆籌度而終不得其說也諺云上座多節破鍋今亡友只有大甫一人而亦不免於破鍋之歎豈非命

歟然及今改之猶可以補闕而它日可以見亡師於地下矣大甫大甫傾聽吾言今余老且死矣決不負亡友而誤左右矣左右之不欲削其語但欲藉吾重而蓋師愆也然亡友之初錯天知地知神知人知縱有十艮齋曰三言其不誤而亡友之誤自在矣況爲艮齋者見其孤行一句以爲援人同罪之私此則決是私意而非正理也既屢諭之而終不聽則此在義理亦不得而不怒也既怒矣亦不得而不辨也既辨而明則又何所補於左右哉是非勿論利害亦且曉然而何苦乃爾眞不可知之事也

柳正錫答艮齋書 己亥十月六日

胎教事深爲驚懼無所措容一條陳建白不得不事也夫事有輕有重有是有非有大有小權以稱之各得其宜在乎人之鑑衡而自常人至於聖人惟此一事未精則雖有通天之學識於處事之際或有不免爲計較利害禍福僨然失道至敗事賊理平生所學竟歸虛牝者而正錫自來鈍濁閱事讀書俱無精熟見理未明事何得焉是所得罪於門下然其所見所守則各有存焉今敢此暴陳所見干冒尊嚴幸公心平氣詳察而垂教焉蓋鄙先師刊老先生文集事寔出於苦心血誠非惟不顧是非不計利害實不闕苑生處也而今下書云陰受動萬之私指而暗地設刊

噫噫痛矣刊集之時發論者誰也定論者誰也校正都有司誰也定刊所而發通者誰也以見在通文觀之各有其任而設刊乃有陰受動蔿云云實不可曉也向年問於門下以校正都有司之誰也則以不知答之今又有如此云云不知鄙先師素無發論定論者而無聲無臭以設刊通文中各有司皆係名者也各處收錢皆竊取者耶明詳敎示焉以正錫之所聞所見是論定設刊而事變出於都有司伸己之情（愼石城行狀刪於文集以有老先生遺命都有司欲遺命入刊而諸公不許之事也石城即都有司外祖也）而同門諸公無敢抗者至於敗事雖以門下受老先生之遺命亦不奈何自罷而爲身謀惟觀都有司之

所爲終無擔當底意思於是乎刊集之事已遠矣而漠然矣此非門下所謂事變之不齊耶鄙先師不勝慨然往星田本家則動蕩以當此時變以都有司之故而失此機會則刊集之事無涯畔矣爲人之子爲人之門生者亦不可以都有司之違遺命而停此大事且既有會校之正本則更有何可校之事乎既有校本既定刊所則當此時憲孰肯以遂其都有司之志而遷延此大事乎即出給校本而使之印出鄙先師刊其既校之本于既定之所然亦無一毫犯手處只依校本而都有司憤怒聲討禍將不測吾先師不知置身於何處殆哉殆哉然則其爲風波之困當如

何此即宛生關頭處也而門下則終無一言之舉乃反倂吾先師而攻之甚酷其所及書言無不到見之者莫不駭愕無奈何至於撤刊而二三長德誘動萬以萬方至於動萬不得已告廟而始協都有司之志然後刊所之風波始息見拔者惡怒傍起此所以文集之未得爲精者也門下與鄙先師書某處以追入某文之由要人歡心云云及門人往復中類皆歇后語大非老先生本意非我也夫二三長德也云云此皆非實際語也乎而今執言以暗刊以爲罪錯噫以此而以動萬與鄙先師之所處終爲罪錯則二三長德之受遺命於百歲前而遺之於己沒之後畢竟使

此大事無可就之日其界何如耶然則文集之未精實由
乎此而不在乎宅也今究其顛末則門下慁藉之言求之
於事求之於理無萬萬不可者今日之載於行狀亦無不
可而乃以爲誤張大聲勢以致白端繚紜駭人視聽難曉
其淺深也惜乎金璘重之撓止刊附錄也若無此人之撓
止則淩燕今日之有此事也刊鄙先師遺稿時欲並刊附錄而附其刊師稿時前後同所往復璘重以嫌於門下咎吾先師書爲不美而撓止之溪隱公與正錫則小無以此爲嫌至於登梓而撤也方營追刊附錄而顧力未辦姑未設始若設始則素以依舊刊前後書爲定者亦俯燭此意也門下則不知
裏許只以借重而孤行單辭執言期欲刪出然已刊布之
文如何更刪竊呼若從初必知其門下之心如此則亦不

必區區收入於行狀也然事至于此如何可刪昔年門下
與溪隱公書有往復士友書有非之之語則平日以刊師
集之未精專歸咎於鄙先師使人人皆知其爲鄙先師之
不察而校正都有司之無與爲可見也呼其於義理謂當
如何今文下書中云安可以後來一時之言蓋前日大錯
之事乎其所謂大錯之事指不與其同門長老而刊集置
歇后事期至於遺命入愼家文字耶若爾則自門下亦己
有刊師稿之心慢矣而承都有司之志爲急也不然何可
以爲師刊集爲其大錯何可以慰藉之言致大悔而有此
云云乎此數語之載行狀於門下宜爲大可駭之事也又

云若但存其刊集之實而削其藉重之語則刊集之功依
舊歸於亡友而誤錯之聲不復聞於來世矣依舊之云殊
不可曉何前日刊布之事深非之而今日則欲歸功耶門
下之爲鄙先師謀可謂至矣盡矣然使粗識義理者觀之
未知以爲如何也又云左右之不欲削其語但欲藉吾重
而蓋師愆也此實非正錫意中事也正錫之不欲削非爲
藉重亦非爲蓋愆也只以冩出鄙先師誠心刊集之本意
者於同門知舊無有如門下者且非其刊集之事者前後
亦莫如門下也故不刪而存欲叟於百世之下此所以尤
不可刪也大抵文集未精之咎在於校正都有司刊布壽

傳之功在於鄙先師以門下之精衡稱停出來則輕重自判然矣何苦心如此以穉昧之見門下之欲刪恐反執誤也存之則門下有守老先生之遺命而不承都有司之志存焉刪之則有只承都有司之志而不奉老先生之遺命存焉然則老先生與都有司孰大焉以此觀之以微見恐門下昔日之咎鄙先師決為非是而出於視之人之位之偏私後日慰藉之語決為極是而出於義理之公其偏私與義理孰輕孰重而欲刪焉期欲刪之者無乃不勝乎偏私而以鄙先師為都有司之罪人自拔其跡以實平日非之之語耶觀門下與鄙先師書某文入刊愚是罪愆云云則門下心非之之實已判然矣今期欲如是則

是似决出乎其偏私而非幽於公心也若果如此則竊恐人有以窺其淺深也未知門下以為如何又援人同罪之說尤不可曉也此數語之載於行狀於門下奚罪之有今以此為同罪則此先師既是罪人也鄙先師之罪在於何地明白指示焉則幸甚在正錫則只載其實而已何援人之有正錫雖甚無似亦有門下所謂有父子師生之性者誰欲見理未明而傷乎師也但且讀書未多閱事未熟未得見門下所謂正理終傷乎師而宅日無以見先師於地下痛恨痛恨待日後讀盡天下書閱盡天下事見得今日門下之已見得正理正錫之未見得正理然後更有所稟未知可否不勝惶

恐隕越之至
當時固隨寫卽上而終不然者此有似乎閱墻也始待
其門下之回意而停止恐可皷不上到今思之則猶不
如當時卽上也若鑑止則亦可以見正錫之意而嘗有
以誅之也然惹起如此事端是何也千萬深諒焉至丁未始
上篇中落至戊申秋
汲其命抄副本去

濟隱與任動萬書 己亥

艮齋田公書札謄送之敎苦無便未果矣適因貴州谷花
川面杏亭村朴斯文某便付呈一幅謄紙幸視至也抵樂
淵書全無此書抄之得見本札後答之以孤行單辭抵大

甫書云云之說出於慰藉也非爲稱道者也所謂大君子之說前後不同固如是不倫耶既曰無此書則終始如一却之可也而不曰忩遣而卽曰慰藉云則此可謂前言之戲也若無前書則後書之說是矣既有前書則後書之說非矣以若寡謏之見不可料度其說之淺深也在尊意何以誅之耶然誅此兩家之情誼善爲周旋似好耳

艮齋答柳正錫書 庚子九月二十六日

寄來薮堂集撫玩增慨如見其人但狀中數句恐湖中諸公見之復惹唇舌何不依申友本刪出耶雖刪出亦無損於薮友故玆云云耳

柳正錫上艮齋書 丁未三月十二日

去年秋往玄巖間門下親校文稿而成秩因請奉覽焉則眞如地負海涵無所不包莫敢形容其盛德之萬一而繼往開來之功可求之於古人也其於世教何幸景仰無已但所載與鄙先師書不能無憾也豈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底道理耶道不直則不見故敢此暴白幸垂察而條敎焉鄙先師刊其師稿顚末備在昔年擬答上書而今幷錄上不須更陳至於續刊當時見刪於原集者怨讟四起諸公乃相與發文使其見刪者各出費以助刊門下與鄙先師書亡室行狀期於收入若以不出錢財爲嫌云云此其

明證故其所存或果多欲后語此諸公不善謀之過也當日自門下雖以此責部先師或無淩越樽耶校正都有司之不盡其責誰任其咎其如許事實是門下之已所明知而及今自校也刊集前後往復是是非非之書及其他可入文字都沒刪去惟此一書必載之者何此蓋以昔年行狀之事卿之而於門下之心以爲若載此書而大行于世則敬堂之咎自露而吾之過可掩矣彼輩雖千百其口安能分疎以有此也不然豈至如是在處事之道可謂得其公平而無自慊於心乎存之則俱存而使人人得見其是非如青天白日刪之則俱刪而不招譏於當時後來可也

何依驕之若是夫自處以極是而處人以無狀自掩其過
而被之於人雖鄉黨自好者有所不為況以一匹儒盟行
之耶今觀當此蒼黃世界自校其稿以成卷奏則是分明
以世道自任也鄙先師刊師稿之誠心推可知矣何推納
之於溝壑如此其力也人若知其此等實狀則以門下為
何如也雖於他人若有如此者更須勘覈而一二刪去以
全其好至可至可未知以為如何若曰不然不必待後人
而必質判於當世君子矣且列鄙先師於中折人之下何
此則有門下所謂父子師生之性者尤極痛駭也其忍當
之凡此皆在門下身後脚下士友猶所不行況在門下之

生存自校乎千萬量裁而垂敎焉語多觸犯不勝惶恐之至

艮齋與柳正錫書 戊申四月廿六日

僕於湖南同門最重薇直兩公與薇堂也似聞高明有疑僕語此由僕未善致然亦恐高明未悉賤衷之過也僕聞此說自喜幸何也此如發於賤身旣後孰與改之及今未歸而故誤使無憾於幽明則其何快如之一言以蔽之曰依盛示爲之僕如故意悖理者必無此語高明亦宜平心觀理而仔細諭及也上書不如一面如得枉顧當得見必勿嫌而一行如何見今虎食已甚儒弱最極縱使有隙固當相釋況初無毫髮什麽意思者乎當

日寫稿時宅無草本故只載一書然早已見得到此此亦削之無妨然旣有文集序稱揚之辭又見朱書載得並世諸賢互相貶薄之語而諸賢亦無所損故無心爲之到今思之高明之疑之也亦應然爾知罪知罪

盛意如欲更載後書錄來不然則已載者削之惟高明之意從之矣

近來士流分裂有關道術之阨此鄙心所深憂長慮而不能已者豈於敬堂故意相乖耶區區此心可質上蒼此意須細達於濟隱丈使之釋然至幸

柳正錫答艮齋書 戊申五月二日

昔年上書蓋出於事關天性不容已者而後來諦視遺辭粗厲多有觸犯意謂自絕於斯世長息而宜譴訶斥越之不暇今伏承下書不惟不訶斥乃反賜温語推其赤心反復曉喩而曰僕聞此竊自喜幸此如發於賤身死後孰與改之及今未歸而改誤使無憾於幽明則其何快如之一言以蔽之曰依盛示爲之又云見今虎食已甚懦弱甚極縱使有隙固當相釋云云是何等切至味此數語雖禽獸亦可以感況人類乎於此可以獲見仁人君子處心之公出人上萬萬而自不覺心醉悅服亦慄汗繼發無所自容也然旣有文集序稱揚之辭云云及見朱書載得斯世諸

賢互相貶病之語云云於微意似有未安亦不可不陳達
其衷曲也門下所撰文集序正錫何敢曰不稱揚其刊師
集之褒貶實無一言之及今所載書只單載此書而前後
未實是以是非不明是鄙先師只見得罪於當時與後來
而無可問並其是沒焉者其不寃乎且以朱書言之不論
講道與論事必具其是非本末似不如是之孤行貶損語
使得罪於當時與後來也向年於萊湖面陳具存前後是
非之書爲言者不啻詳矣昨年上書中所陳亦不過此然
則正錫之不欲單存稱揚之語諱己俯燭矣復何有陳門
下與鄙先師書前後俱存於正錫趨謁之日當奉進矣其

具載前後書與前令所載書惟處分爲

艮齋與溪隱書 戊申四月廿九日

愚於湖南同門所重者三人而令子其一也豈有相害之理乎寫稿時後書無草本只載一書所以爲可疑然從當與大甫議處盡國中士類孤弱己甚豈有相害之理乎跡雖可疑而區區寸心可質上天昨以所當處之之道遣書於大甫早晩當入聞矣千萬勿疑爲

令胤刊集事雖未合中終是公過而非私過也當時不得不責之然是豈永永貶薄之罪耶鄙心所存如此而當日寫稿時前後書牘草本未有所收且至沒姓名亦所未穩故只載規責一書矣今而思之不如刪之一言

以蔽之曰當與大甫從容議處勿慮且息怒焉

溪隱答艮齋別紙 戊申五月二日

浚兒之刊其先師遺稿事有何得罪於門下而敎示中雖未合中終是公過而非私過也當時不得不責之然是豈永永貶薄之罪耶云云則刊役設始時尹篤守齋發文中都有司徐政淳副有司鄭在弼校正申春朝田愚監印及掌財諸有司列錄而定刊所于高敞蜂山定日字開板則有何暗刊者也門下書中每稱使長德不知其意不敢知也其先師門下只有二三長德而已篤守齋之發文野愚之都有司艮齋之校正各有其自任之事有誰知不知也以

愼石城事論之三長德所共議者也何必歸罪於刊所耶
貴稿正本時浚兒所受文字中只載一書爭端之說故大
甫以書發明則勿論某書一不入於正草中如何

艮齋與濟隱書 戊申五月二日

罪皇中伏承下賜回敎豈勝感篆但似有微慍之意鄙心
不安如何可已譬之一家則弟有過誤而乞恕於兄兄亦
解怒而與之同樂乃爲天理然兄若未釋弟宜再謝三謝
期於得解又是天理今愚之心事亦是如此敢復請罪幸
乞恕宥

艮齋與柳正錫別紙 戊申五月二十日

私稿某書不及照管而仍存雖無心亦過也當删之以自盡其分此外不須問

君試思之私稿所載何嘗是大義理大文字而不可删沒者耶然而鄙若欲存之以與宛友結恨而使其父兄門生不平於心耶凌非常情所出亦非可以故意存之疑之者也鄙如有心害亡友直是病狂君我相從今已數十年矣基不相知豈非面交耶彼此俱不能無愧也

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此古人自誦語今亦曰僕平生之志不在害一亡友也聖人言殺一禽折一樹不以其時非孝也微物猶然況於人乎況於同門有志未就之亡友乎

敬友齋志而浸朋友宜爲之痛惜也鄙之本心如此則某書之獨存雖若可

疑只片楮一問亦即得删溪丈及高明過自疑惑此似未

及思省也

曩聞高明有長書而大槩數賤子罪也噫近日師生非觀

勢利則為顏面也高明乃能以義自持而不以存沒二其

心足以警頹俗無論詞語得失亦嘉賞之事也顧以質備

多錯常欲得實攻而療治之今幸高明發之惜乎其浮泛

也應有副本如再寫寄庶幾卒承盛惠也

艮齋與柳正錫書 戊申五月廿六日

咏議事栢峰門下有孟士幹輔淳今居龍仁蓮川可託此事故令

草一書寄呈於坐下有可改處貼籤以還送也時事身事不可測故如是汲汲想諒之也

艮齋與孟士幹輔淳書

愚年前至六稍哭尊先師之靈退而語晦卿云文稿趁速繕寫矣不知令已歇乎否時變此急縱不及開板亦須寫得三數本以各藏始爲久遠之慮也厥遇同門四友柳伯明相浚門生說其師是昔年全翁集開刊時掌財有司也當時因任友之言又因時騷之慮而未免有經印之擧而校徐丈大責既而徐丈洞釋前事遂臨刊所留止旬日其無復餘蘊可知矣若門下士收入當時

往復則旣乖徐丈從釋之意又貽匹師無窮之寃矣然則吾亦不得不具其事之本末以明匹師之心而於徐丈亦不能無挨逼之端豈非彼此之不幸乎愚語之曰某丈爲外先之心豈非所謂觀過知仁者耶且旣已洞渙則其門下諸公必能遵師意而㧞不收入其書矣此不須問也愚固知諸公之意必如此然旣有此酬酢故玆以奉聞此紙轉以示晦卿及諸公也

柳友天性沈潛又能篤學全翁甚愛之不幸齎志而沒爲士友之所共惜者今不可以一時誤者遂爲終玷之人是亦吾輩愛好士類之一事也

柳正錫答艮齋書 戊申六月十日

下書中與孟士幹書有可改處貼籤之敎何如是其周察人情而曲盡其詳深歎其前輩作事多周詳也然以微意似不必如是往復而與孟相面之日細說其前後本末而使聽之者洞然無疑然後始可不然則與無補於事而或恐反致疑也未知以爲如何且昧其辭意則正錫以鄙先師初得罪於徐丈而得釋及其沒後刋稿時欲從門下懇乞而未求其釋之意多此旣非正錫之本意而只有所未安也是無乃向日面陳之時辭不明白詳盡而使門下不燭其語意之過耶尤極罪悚門下與溪隱公往復中事未合

中與公過之辨正錫所陳鄙先師刊集雖見罪於同門長德而未嘗得罪於老先生云者正錫之意以爲當日雖見罪於同門長德而旣不得罪於老先生則輕重自辨而畢竟是老先生爲重權其輕重而從其重處則中之合不合不須言過之公與私亦不足言而中在其中也是劈破門下終不言所謂瞻刊之所由起而單以暗刊稱之而言公過與私過云云徒取其爭辨也又正錫之所謂徐丈文稿中是非之之書任之於徐丈文稿門下之發明門下任自發明正錫則追刊刊集時前後知舊同門往復事實云云是勿論孰是孰非欲息其當旹爭辨掛人耳目也云及其

終也門下問云自我致書於徐丈門下士友使刊落其刊集時往復是非間盡拔可乎正錫對曰此則門下自商量處之焉如是而歸其正則孰非三家之大幸若或不如意則徒似以不美之風情觀之於人而取譏於人深思量處之焉云云是正錫從初都不關徐丈門下則此在門下之所爲非正錫之所知也云云當初非從門下懇乞者今門下與孟士幹書中辭意不無與此相反乎更垂教焉昔年所上書副本二度錄上幸鑑止而如有不可者更賜教焉

艮齋與溪隱書 戊申六月十一日

前書應徹而今禧卿至未承回教豈未及相聞耶大甫應

陳鄙心想得渙釋而悔前之過疑矣愚固病且死矣諒執事亦是朝暮之年宜相豁然無碍而歸見伯朋於九原之下矣鄙言至此而猶復有罣豈不猶夫村里婦女耶生前一拜似未易敬此傾倒諒亦省悟追聞禧言尊體有不安常度而未及有答雖釋悵訝而秦慮復切矣萬乞愼攝

艮齋與正錫書 戊申九月二十三日

頃從宋君槩聞執事所欲爲私心異之今果得曾遣中落之書而所數罪狀縱使僕奏當亦曰不可赦也但所未可知者向既自謂某不識長者意如此妄出長書而辭氣過激私切惶悚今竟投之何也豈雖知鄙心無他終有餘憾

未解必如是而後始快故斆而今而後僕復何說以明吾心耶只將兩句奉復云公當爲明義尊師之高弟而僕不免暗箭陷友之小人言止於此惟諒察焉

昔尊先師於僕但深傾仰竟無一辭一不愜此執事向所面諭者也又念先丈謂僕有可取旣遠訪於青華村舍又以居地未善浚與直軒共入智異山中以爲歲寒之計事雖未成而其心則炯炯貫徹幽明矣今適與直軒之胤同住絕海孤島之中共披來章而追念疇曩不勝愴悼僕今年六十八形骸徒存死亡無日而乃爲故人之子弟門生所擯斥復以何顏更對士友惟欲於異時泉下奉拜先公先師而仰質

今日之義而已寫到于此不覺淚入紙矣

艮齋與柳永善別紙 戊申十一月十一日

昔余之警敬堂也雖有鑄責之辭然愛惜憂痛之意爲之主故其父子師生無一怨言當時同門如直薇諸公亦無一人以爲過者矣然事已過矣不曾甞以煩外人此實伯子不以諫疏示人之意實仁義幷行之道也其後濟隱丈遺孫稱師又求敬堂集序而余以偉志務實有補世學稱之則余之非害敬堂與此丈之無憾於余已可見矣比年以來余數至湖南此丈輒遠訪而留止講貫又求字銘而有家有賢子之句則余之非害敬堂與此丈之無憾於余

又皆不待問而知之矣如曰余之心懷不良而外修邊幅余固不服至於此文則謂之害子之冤雖深而匿怨之交不耻云余則此文亦必不甘矣

若以致責續集之故則有不然者蓋此書實在數十年之前而使余有掩己之過而歸罪於敬堂之意眞有如柳正錫之云者此直是奸言余不欲正視也則敬堂非蒙騃無覺之小兒亦非河海洪量之聖人何無一言辨理而乃至今日其父兄門生始有讐視之理乎

若以只存此一篇之故則亦有可怨者敬堂往復別無大關義理而不留草本是以宅無所入也當時編次同門而

删没敬堂則柳正錫安知不以爲釁端耶甚矣處事接物之難也今則因其言而削去之則亦可以無憾矣不知有何餘憤在中而不能解耶

一言蔽之曰余平生之志不欲與既骨之柳敬堂抵死仇對也曾記小學書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使余屢懷妒嫉之心是得罪於先父母矣又曰父母所愛亦愛之今翁與吾父等爾敬堂爲其所愛也而余乃惡之是又得罪於先師矣我非病風者豈肯爲此哉若内懷惡意而外爲好言以欺溪丈是又得罪於上帝先聖矣左右試以此紙呈示於溪丈而猶復疑訶不信是此丈非人情無天性者我雖

見絶寳無毫髮餘恨也噫至先父母及坐翁與吾父等何不覺寃淚之落紙溪文讀之亦應爲之愴涕也

溪隱辨艮齋抵柳永善別紙

昔余之謦欬堂也雖有譏責之辭然愛惜憂痛之意爲之主故其父子師生無一惡言當時同門如直薇諸公亦無一人爲過者也

同門士友之間既有可責之辭而不責則非朋友責善之道也若其無過中求有過則亦非隱惡揚善之心往復書中既言其拙後前日三兩度爭端之書而又來到刋所而與後兒商解之曰愼氏之文字入刋事在野愚丈爲其外

祖則似或然也而在雋守丈萬齒不當而期欲入刊則未
知其義理之如何也在刊所有何相關耶云則浚兒安能
預知其內懷毒箭而有慫言耶當時薇齋病臥直軒喪聾
而初無干涉故無一言可否而今乃以是爲禦人之欄柄
耶野愚則開板後以其外祖愼石城行狀不入於原集之
意與其同門鄭東臣沈宜允等簡通而中撤刊役故浚兒
與金漢燮偕往於星田本所與其同門長德諸公相議爛
熟拖至十日不浚老先生長胤動萬知其世變時急故不
得已告廟而許入某文之後竣其刊集之事何不及之耶
然事已過矣不曾留以煩外人此實伯子不以諫疏示

人之意實是仁義並行之道也
所言旣如是而往復士友間毀之詆之不啻連簡累牘又於校其私稿時一一載之欲其大書顯刻而傳於千秋言實之不同如是之甚耶正大光明君子之心術亦如是乎
其後溪隱丈遺孫稱師又求敬堂集序而余以偉志務實有補世學稱之余之非害敬堂與此丈之無憾於余可見矣
此事在於知我罪我之書後還却遺稿之前則孰能逆料其內挖險譎而不然乎悔歎莫及外若稱道於序文而詆毀於己稿此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乎然則非害敬堂之

說豈非外面托辭而余之無憾於艮齋者恨無先見之明也

比年以來余數至湖南此丈輒遠訪而留止講貫又求室銘云云

此在請還所遂遺稿之後則何可逆億其笑中有刀而不爲蕩平耶如曰余之心懷不良而外修邊幅余固不服之說是出於掩耳偸鍾之意也

若以致責續集之故則有一不然者云云

以前後事觀之則艮齋終不免於掩己過而歸罪於兒也柳正錫以兒門生安得無一言伸辨乎河海之洪量

在匹兒固不可擬之萬一而不過蒙騃無覺之小兒也然
艮齋既有以書發明又有面解則豈肯以已了之事而喜
閙爭辨乎至於今日顯欲害己骨之人則爲其父兄門生
者何可不讐視之乎

若以只存此一編之故則亦有可怨者云云

在浚兒則雖無大關義理之往復在艮齋則有大義之未
安者先夫人及夫人文字刋集事請當其刊役所費之書
中語意懇切而獳人梁氏墓文獳人朴氏行狀二通合封
上又書田愚錄呈景春堂之表紙而何必爲先文字等棄
而毁人文字特留存者爲先文字輕毁人文字反重耶況

暗錄于同門見斥於士友書之間是誠何心哉無乃匿怨於心者終不解而然歟編次同門而删沒亡兒則柳正錫以爲釁端者此亦有說毀詆之書外亦有可載者也獨於四兒删沒而不存一度此爲柳正錫者雖不爲釁端邪無缺然之心也今恐以删沒爲釁端而必載毀詆之書以惹大釁端者獨何歟如是而望人之可恕其可得乎只删此一書而其他士友間毀詆之書一幷依舊則雖曰削去而實不削去也在自家心術上恐不得爲公正也欲人之無憾解憤得乎

一言蔽之曰余平生之志不欲與既骨之柳敬堂抵寃

仇對也

云云之說言則切矣余非病風非人情無天性者豈不𢡟𢡟於心也但削去爭端一書而士友問詆訶之書疊存層載則此言雖切人誰信之乎雖曰不內懷惡意而外爲好言以欺余則余不信也昔年往遠濟則淵齋丈席出示鼓山集書卷巾答艮齋問梅山先生與肅齋書云云曰子明校正時如此可删文字不删而存之者但爲己見與先生相合不知陷其師於不義也蓋文集之精不精在於校正不在於作者也云噫好名之慾勝而吹毛覓疵甚矣人心之叵測也蔽一言曰刊集時罪名必歸於誰也爲其先生

當刊之文字刊之者當之耶沮其先生正校文字湮沒無傳者當之耶不待此說而可知也艮齋手書雖片言隻字若不留存則安得免於後日之誣語也如終不實心回悟而一向如此遮前掩後則不得不敘其前後事實刊其前後相詰文字辨質于今與後之君子矣永善錄此別紙呈示于艮文也

溪上聞見錄 壬寅九月日

樂淵拜謁淵齋丈席於遠溪精舍丈席出示鼓山集書卷中答田愚問梅山先生與肅齋書以人生而靜以上做未發看竊謂若生之謂性止不是性一段是重釋首節生之

謂性一句若做未發看則上下文意却似相戾且纔性性字須以情字遞換看其意乃通恐叨道說話不至疎脫如此伏乞下誨人生而靜以上做未發看愚尙不能信及盛見示與之合亦可曰辛甚耶奉呵曰鼓山若不信得及則何必當時師事也子明校正時如此文字可削而尙存者但爲已見與其先生相合而不知陷其師於不義也蓋文集之精不精在於校正不在於作者云云

艮齋付送柳永善二書不答

余之不答艮齋寫眞後二度書者良有以也蓋人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也而以異國器械模其身體髮膚廣布

于門人及知舊家獨不念全翁倭洋布染一不近身之義乎以守義俟死自道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此則倭是異國人切非吾黨之人既非吾黨則何必與往復文字爭端是非也艮齋平日與門人知舊講論義理曰剃髮之日即吾儕必死之日也云云矣至於老昏不辨義理之如何但知剃髮之爲重而不知易服之尤重可慨也已

艮齋與柳永善別紙 己酉正月

溪丈見余答左右書宜有洞釋之言而今無發落余自此浩然有江湖之志矣蓋敬友松郎之事假使我家父兄爲之吾當諫止之子弟爲之則要當責罰而令詣諸公謝罪

況柳伯明乎雖然今已積三十年之久亡友之失知者漸少談者要又何物正錫乃忍暴揚吾亡友已故之失而使人人知之古人云彰死友之過此爲第一不仁況亡師之過乎有正人君子爲亡友之子弟門人者諭正錫不悟則責之責之不從則斥而遠之矣今溪公乃舉亡子付之奸人之手任其賣美而冀其有成是豈天性人情之所當出乎豈或天奪其魄而忘了父子之親倒却恩怨之分耶老身切切爲亡友痛之此間有文字備書此事始末日後來見可知余不忍言而不容不言之心矣

夏間左右親聞正錫謂亂賊通章矣今其家欲報此怨而

並及老身甚可笑也余書雖曰切責豈有斯文亂賊語亂賊通章之出其父子師生無敢出一言質稿請罪於諸公之前而一聽其指揮矣今乃久後始敢稍稍生意然不敢直向尹徐兩門放光乃就老身為嘗試之計而老身不覺其用意之險一以保合為主降志巽言以解之彼節不知者遂認為可乘之機至於養驕而縱惡此老身見事遲看人不破之罪然觀過之君子猶足以知其厚矣柳也對余言不知長者意如此前書辭氣過激不勝罪悚此亦左右之所親聞也不幾月都無半分層節而竟投其所謂擬書此豈非險肝影子之發露者耶此而不斥幾而無義性矣凡此曲折不得

不使柳渠而知之如有便大槩鈔寫以寄之至祝至祝
假使敬友非濟公之子敬友爲奸人所賣而爲心跡不同進退無據之一庸夫（敬友改過而正錫乃曰非過故云）則溪公應存公惡之心爲之扶護而斥彼可也今乃藉欲亾吾子之正錫以爲纂揚吾子之妙策天地間安有此理絕不可曉也
昔魔向佛誓云吾今不奈爾何待末法入爾穿稱爾弟子壞爾法佛曰吾法不壞汝自壞今柳正錫是敬堂之魔也然亾友實改過而從善則不害爲先病後瘳之人彼正錫雖欲壞敬堂敬堂不壞渠只自壞也况彼之欲陷尹徐諸公實則陷其師也何以言之亾友改錯而爲善人如余之

言則諸公爲用善人刊師稿之賢矣使諸公懷私而爲匪人如正錫之言則亡友如何得免匪人之卒徒乎彼此一體善則俱善私則俱私彼迷罔之類惡知此理哉

彼之謂余害亡友者有二責私印原集一也責未精續集二也余之謂吾爲亾友者有二序贊其稿一也銘頌老學二也彼二者皆在亾友生前也此二者皆在亾友身後也如此而彼以二書爲讐視之資豈非喪心之人耶

余與敬友往復草稿此中無之而正錫揚言將刊行于世此聲屢聞之然則我何獨秘之須就本家一一寫寄來也若不見許則必有奇謀在其中大可畏也然何至於此耶

前日公共通文何關於後日之私自開板而彼邊每據前日通文而謂之非私印可謂欺心欺天之大者矣

余前書使溪公讀之當自愧泣而感服矣今無一言可見其非人情者不如江湖之相忘也

溪隱辨艮齋抵柳永善別紙

溪公見余答左右書云云

余見艮公答左右書即有所辨明而辭意稍涉峻直故猶或冀其萬一之回悟而不即示之也余雖老且訥豈其無辭而然耶今見此書非惟不回悟而反有吞齧之意今金錄亦不盡是兒之刊師集也遵同門大同之言議也通文也

有何私印有諸路士友之來觀也出力也有何暗刊假使
匹兒私印如艮公說則艮公胡爲乎手爲訂誤而送之又
躬來判所耶是不過徒欲誣人而自不覺其言之虛妄也
無足多辨設令亡兒眞有過誤艮公既曰今已積三十年
之久知者漸少談者更少而獨於己稿百端誣毀欲其大
書顯刻以遺百世何其言心之不同至於是之甚匹兒如
有所失則柳正錫當掩諱之不暇何敢爭辨令無所失而
負謗如山受矢如的則爲正錫者安得恬然坐視不一言
以伸辨乎使艮公易地而見人之非訕其師則未知艮公
袖手緘口而終不一言耶正錫此舉眞得爲師辨誣之義

誦而良公以爲揚亾師之過其言之老悖類如此余雖駑
且耄猶幸天不奪其魄而存父子之性朋恩怨之分者也
何忍止正錫之事乎今曰舉亾子付之奸人之手任其賣
弄而冀其有成此豈成說乎不欲與校而亦不容不言矣
良公謂此間有文字備書此事始末君須告于良公逐一
抄寄也彼此洞見可也何可相隱也若或相隱則必有奇
謀在其中矣

夏間左右親聞正錫誦亂賊通章云云

正錫誦亂賊通章之說問於正錫則答曰再度駁通則畧
舉誦之而亂賊通章則吾不聞之矣吾不見之矣聞之見

之吾猶未也而況誦之乎所謂亂賊通章者果指何文而
言也若指駁通而言則雖曰誣謗而未有斯文亂賊語未
知良公或別僞造通章而然耶不可曉也正錫之謂此駁
通者蓋詳言其前後事實而及之以見其一二人之挾私
沮毀而終莫之沮毀也今良公以爲令其家欲報此憾而
并及老身此亦不成說蓋其通文并擧申春朝及田子明
則良齋亦同見斥於彼人也其家欲報此憾則當報於彼
人而何故及於同見斥之田艮齋耶今以自家見斥之通
文自家以爲正當之士論而乃曰亂賊通章之出其父子
師生無敢出一言負稿請罪於諸公之前而一聽其指揮

矣世寧有是理不過一老妄亘請詳言之蓋此通之出實
怒其某文之不入而欲毀破刊役也匹兒痛其印役之中
止亟走本家與同門長德相議相持十餘日動蕩大懼其
時變之日迫而文集之未成也與同門諸公痛哭告廟而
許入某文艮公所謂某文入刊恩是罪魁著此也其顚末
不過如此而艮公以謂無敢出一言負稿請罪此豈近似
之說乎其所謂不敢直向尹徐兩門放丸乃藉老身爲嘗
試之計者亦構虛捏無之辭也蓋言其顚末之際或有語
及於尹徐兩公處而無一毫侵斥之意此則形於紙墨難
掩難欺艮齋之爲此說直欲衝動兩門並與自家合勢並

力以擠亾兒及正錫也其所謂不覺其用意之險者誠是自道之言也若以語及者謂之欲陷則自家所謂某文入刊愚是罪魁其次尹丈其次徐丈之說亦爲欲陷耶內懷擠淵下石之計外爲欺人誣天之說而乃曰一以保合爲主降志巽言以解之觀過之君子足以知其殘忍矣嘗聞正錫之言則艮公對渠言非徒削致責續集一書士友往復有及此事處一幷削之矣相爲蕩平如何正錫答曰不知長者意如此前書辭氣過激不勝罪悚云云而艮齋撤去首尾不言自家之言而但言正錫之言前日所謂孤行單辭者亦自道之言也正錫聞艮公一並削去之說信之

如金石矣及見與孟輔淳書的知其終不回悟而竟投擬書豈可曰不幾月都無半分層節乎余亦見與孟書其所謂險肝影子之發露者亦自道也凡此曲折不得不使柳果而知之云此亦欲援人助己而斥我耶大可畏也

　假使敬友非濟公之子云云

兒人被誣欲爲辨白在他人猶然况父子乎正錫爲亾兒伸辨者也艮齋斥亾兒誚訕者也吾豈老悖不念父子之性而扶護艮齋斥絕正錫乎噫彼誘之以絕父子之倫間古舊之誼者豈非無天性非人情者乎亡兒改過之說前後往復都無半點影響而今始發口其謀殊不可曉也夫

過而後有改四兒於他事未必無過而於刊事實無毫髮
過誤則有何改之之事耶今始爲此言者外若示愛惜亡
兒之態而歸正錫於揚師過之律俾余與正錫生嫌隙也
其包藏陰慝欺天罔人抑又甚焉余不忍正視也

昔魔向佛誓云云

亡兒改過正錫彰過及欲陷尹徐諸公之說前條已辨此
不復言使亡兒無罪則諸公爲用善人刊師稿之賢矣如
使亡兒有罪如艮齋之言則諸公陷於用匪人之科矣然
則今日之欲陷諸公在彼乎在此乎

彼之謂余害亡友者有二云云

私印原集之說無足更別而未精續集之說亦有可明者
蓋續集視原集稍歇后故老先生有自備錢財印出之遺
命而艮齋執燭時所錄也所以存名之說起而辭常閒文
字亦得入焉然此即野愚之所校正者也任其印役者有
何罪焉艮齋未知野愚之所校而歸其罪於亞兒豈非悉
心之人乎既懷如是之心術則不序兒稿可也不銘老學
亦可也胡爲而爲此兩面兩舌反覆奸人之態耶如此之
文不可用之故並還送焉

余與敬友往復云云

與亞兒往復草稿中無之云故前此寫寄一通矣今乃置

於何地而更云寫來耶抑或天奪其魄而不省人事耶此不過妄人而已與妄人何足計較我若來寫一件以示之

前日之公其通文何關於後日之私自開板云云

前日通文分明言刊所定于高敞蜂山云云則豈非大相關乎彼謂之無相關而私印者眞可謂欺心欺天之大者矣

余前書使溪公讀之云云

前書余讀之而講之庶幾自此回悟矣今見此書則前書之千言萬語皆歸於烏有矣如是而望人之愧泣感服乎盖艮齋則巧言如簧足以飾非不侫則言訥文拙辭不達

意故不欲與辨而不得已焉耳蔽一言以兒刊師集而得罪於艮齋則不刊師集而任其泯沒者豈非快於艮齋之心乎今以兒得罪於艮齋而不得罪於全翁也大抵君子之心有過中求無過小人之心無過中求有過設或以兒有微過其於刊役極費苦血則當原其情而掩其失可也況無所失而洗垢索瘢吹毛覓疵使旣骨之人抱寃於九原之下卽可謂忍人矣前賢文集前刊未精則更爲後刊者多矣艮齋爲師之誠如彼其至也則何不更爲精校出力刊行以蓋前愆而坐談曰私印也暗刊也豈或忮克而然歟嘗請入其親墓文及夫人行狀也以書懇乞曰愚之

父子心非木石豈忍忘之云矣至於今日礪戈亦於同室亦可謂仁人孝子耶前日稱道之言曰非座下不顧是非不計利害文集拖至幾年又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云矣至於今日則曰孤行單辭如此之行鄉黨自好者猶不爲況名以士類而爲之耶噫彼也眞可謂雖視其刊師集者及其親墓文入刊者也無足道也前後往復橫說竪說皆是膚臚蹐迹自今以往艮齋雖有書余不更答非徒神昏筆拙卽任其索性咆哮而不之校也

艮齋與柳重熙書 己酉三月七日

鄙於先公同門故舊又知其在世之日一味傾注而無些

子不愜意我何故有宅腸耶不幸有間言而兩相疑沮吾知先公悲泣於泉下矣今有別紙試一披玩足以知老拙之心亦足以知君所處之義矣

別紙 此書亦艮齋以無根之說構誣者也

頃有一士友言使歡堂之子告某也曰先人於全翁集事始偶未及思省有些差誤及聞人言即不憚改而勇於從善也今君必以始誤者爲公爲中爲誠而與某門爭辨不已然則其改之也不得不歸於不公不中不誠矣此於先人心事近乎否乎昔子夏謝曾子曰吾過矣使卜門人怒曰吾師何過彼曾氏者何爲而有所云云耶孔子稱某也

不貳過使顏氏之子弟門人不學其父師之不貳乃欲爲之文過是可謂尊父師之道乎今先人改之於前而君遂非於後無乃未之思歟如曰外改而中不改則心跡不同矣勢弱而不自伸則志氣不立矣君以何心忍將此爲先人之實也其宜速改其宜速改如曰未然人子之心豈不痛迫乎况此事人之知者談者漸少而今因君言先人之始事又復暴揚於世人子之情豈不萬萬痛刻如曰未然吾不得復與君交矣君其諒之先人嘗被士論至有斯文亂賊語而某門乃爲文集序而稱之以偉志務實有補世學等語爲先人之子弟門生者是以藉手見先人於地下

其於其門亦宜存糜粉難報之意矣而君必據生前規責而抵庬仇對無巳顚乎况先人於某門惟有傾仰無少不滿此非君對某門誦傳者乎在先人如彼而君乃如此甚不可曉也云云則未知某也何以對之又一士友則曰敬堂之子弟門人有正直君子告某而不從則責之責之不從則當爲敬堂而斥絶其人云云此等議論似亦有理敢玆誦傳未知孟述以爲如何

柳重熙答艮齋書

伏承審春暮道軆候不至大損區區伏慰之至世生重省靡寧伏悶何達胎紙之說其爲不肖指迷之意可謂感矣

仍錫伏念先人於全翁集事實無所訂正而但監其印掌其財則有胡大罪而下示如是耶夫有過而後有改先人於刊役實無過何改之有其父無過而其子受而蒙諸父則豈人子事親之道乎生雖不孝無似亦有父子之性者也豈忍爲此乎雖不能爲親伸辨而柳正錫以先人門生有所辨明則正錫之心即生之心也正錫之言即生之言也門下誤亮此情而有不幸有間言兩相撓沮之教伏讀此書益不覺寃淚之沾襟而不忍終篇也雖得不孝之罪不敢奉誨矣生本不文不能詳禀而鄙王父與柳永善書中畧已具矣何敢煩瀆哉來波之教敢不翼如奉老侍側

末由抽身故以書替違餘痛追不備

艮齋與南啓夏別紙 辛亥

蜂山所謂稱許書是亡友誤會後被士論而無顏色則余既悲之矣然遂旋其轍而畢其印則余又幸之故以書畧與慰解之是所謂稱許書也然亡友所失雖有孝子賢弟不敢以爲父師之懿行何也以亡友明白悔改故也金如王以其傳鉢之人與止錫書云某書未可公誦於世亦以是爾今使我因蜂山之言而載其書於文稿若亡友復起而見責於我曰昔年某之所處正程子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者也故吾既改之而與徐丈同歸矣今藉

一時之言欲護其己謬之病則某之改之乃再誤也古今天下安有既改之後復以舊錯爲正而可以安於心者乎正錫以前失爲公正則吾之改之自歸於不公不正如又曰外改而中實不然文驅而納諸欺心欺人之科矣故吾於正錫甚不韙焉吾寧死不顧以此陋行加諸身也吾翁雖不及思省而有是言在吾子之道宜反覆開喩之也胡乃若是而使庇者爲心跡不明之人乎是安有相愛之意乎鄙將何辭以自伸乎國卿試思之此不然乎使亡友又曰某既知吾子之無他腸故終身無怨言此薇良兩公尤所取法之云觀之可質神明矣及乎正錫之棄吾志而立己見誣長者而誣吾翁也吾子于其應有疑於甚或有後言今不惟

不疑之乃反爲之發惜惘惻並與門生之致疑者而勸解之嗚呼是其用心貫徹幽明而無愧古人矣然則子知我之心矣我亦知子之心矣彼丘錫縱有云云實亦無損於吾與子矣子其視之如太空之浮雲也節當敬受其言國鄉試恩之此非士君子之所當從事者乎

溪隱辨艮齋抵南啓夏別紙誣語

艮齋之誣語皆出於構成虛辭以非理罔人者也言足以飾非文足以飾詐眞古人所謂娶孤女而撾婦翁者之說雖欲罔人人其信之耶今見來紙所謂稱詐書反爲匹兒誤會刊集之事慰解之書而不曰徐野愚悉外祖愼石城文

学從老先生遺訓不入於東臬而野悲使同門諸人簇通傳刊故潑兒即往星田與井徐諸公及諸士友相詰十餘日進士動萬知世變之急迫痛哭告廟而不得已許入從竣其刊役之意而做出無根之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特擧金汝玉稱之以傳鉢之人與正錫書云某書未可公頒於世亦以是爾之說爲誣人之奸計也以艮門高弟友爲凶兒傳鉢之人而暗使汝玉與正錫書攻斥凶兒者使其門人反斥其前師則其師之不善使人皆欲信聽之也汝玉愚昧者陷其奸計不知爲背師至於如此眞可謂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者也余未嘗聞朱夫子見延平後背

其胡劉二先生也左右近從艮齋遊爲其紹介向日來謁余曰艮翁以前日蜂山文字事爭辨矣到今思之則皆吾之悔過處也子爲我言之於溪隱丈也彼此朝暮之年何必固執阻隔之心丁寧言之而前日私稿所載文字盡刪去而刊集時一書載之於丈稿中故余亦以旣往勿咎不校之意從其願許之矣何其妄自做出死者之說若是丁寧艮齋卽死者之幻身還生者耶死者之說完若生時事則艮齋眞可謂妖巫手竹搖鈴降靈而言其死者生時事也艮齋之說無異於妖巫接神之邪術也其所謂稱許書者卽原集訂誤之意送冊時答書云先師文集若非座下

擔夯之誠安能如是遂刊項欽歎敬歎考準之敎安敢辭云云又曰細思文集之印出如非座下不顧是非不計利害則凌須拖至幾年然則今番事眞所謂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云云之書也其大夫人及夫人文字欲入於續集之意封其小稿而書之以田愚錄呈景春堂又有別錄云愚於先妣墓誌先師之所朱點蓋視愚異於餘子以故臨沒又以朱點見敎此可見先師眷與之意也然愚雖不孝無狀豈忍自手刪出特以爲師稿之或恐泯沒於意外之變而忍庇削去矣此則諸丞之所宜體念也若以不出錢財爲嫌則愚於高明視同一家敢請座下爲先替出幾

繙而已第行狀期於入刊則愚之父子異時必有可報之道則心非木石豈忍忘之千萬懇懇禱禱云矣其後已見遺稿刊送而其行狀中有艮齋書云云則艮齋云賤子因此文字尤得罪於師友行狀所載二十二字見於何時往復耶須覔得本札以示之也此是緊關不可忽不可忽爲其文字未刊之前以阿好之說喩人文字既刊之後反以悖理之說責人前何心後何心若無此書則宜無其罪而既有此書則身可免其罪耶此可謂反覆小人也其所謂異時可報之道反作後日叛讎之說也何可老耄如此而不自內訟期欲陷人於不義之地也每書必稱誤會改過

之說何不的指某事誤者某事故過而巧餙無根之說欺世盜名則反受世人之譏誚也欺世盜名之說其同門某某書中語非我也以刋集存刪事爲誤者則艮齋書中語過於老先生之處未刪者艮齋書艮齋校正故孰敢致疑而刪之也以淵翁之高眼明見執過之故以此爲亡兒之誤贅耶其所誣之說如見其肺肝然其可掩乎此等文字不可扯淚而廣布於吾黨之士友也

柳正錫答艮齋書 壬子三月十七日

正錫惶恐白鄙先師之於門下傾仰積二十年之久而無一辭之不協正錫之於門下尊仰爲三十年之久而無一

時之間斷其間交道與情誼繽紛果何如而至於今日於焉相與爲貊越而反不如路人甚可慨也然其於義理關頭處亦不可以平日尊仰而徒唯唯焉已矣是故自丁酉見逐鄙先師遺稿後正錫不量己力要自辨明卒見所不容無益於事而只貽累於鄙先師是上天下地固不可容有何言哉既至于此則一詳陳其相持之前後本末相與洞悉其曲折示其宜也此所以正錫之欲已而不能已者幸公心垂覽焉蓋我鼓山任先生文集鄙先師刊布於癸未此是壬午十一月五日先生忌辰諸公會于星田本家園議發通定刊通文中各有司自在而發文尹公篤守齋

都有司徐公栢峰副有司鄭公薇齋校正申春朝與門下
掌財鄗先師也申春朝以曾涉跡倭館見擯於會所門下
乃獨主校徐公之外祖愼石城宜默行狀先生曾遺命勿
入刊而徐公力主入諸公以是相爭持刊事將至沮敗先
生長子進士觀其不遵師命相爭持沮刊而乃慨然曰吾
先人文集緩急間惟一二長德是視今當此國變萬急而
不事刊惟爭持是事則刊集其有日乎遂與鄗先師仍定
議以南下印出於已定之蜂山刊所則尹徐兩文發鳴鼓
揭罰之通門下有斯文將亡之兆之書而至於停刊於是
進士以愼狀具由哭告廟則羣怒乃息存名之例因生而

文集始未得精當時鄙先師以年少無關於校正之役只不計利害而掌財竭誠刊壽其文集而事旣成則門下乃稱揚鄙先師書口俱不容及其流布而以校勘不精士友之誚曰臻則乃歸咎於鄙先師曰非我也某也陰受動蕩之私指暗地設刊之致云云而終不言其苗脈之所由起噫文集果欲其精則當更議士友正以刊之可也勢其不然則引過自擔如日月之食而人皆仰見之亦可也胡不此之爲始終之反覆出入若是甚耶幸細思之也大抵鄙先師之初設刊也門下大非之走書曰斯文將亡之兆曰羞辱吾先師曰君雖無事刊出萬無流布之理曰京鄕士

友矣出事端有不可測之憂非吾力所能及曰不復對其書曰更不對賢者及愼狀之入存名之例發則曰某文之入愿是罪魁尹丈文之徐丈文其文文集未精曰非我也二三長德也文集旣成曰文集如非座下不顧是非一不計利害決須拖至幾年今番事眞所謂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繼而曰前日所與高明書三兩度勿掛人眼至妙丁酉與溪隱公書所謂孤行單辭之說與此正相反而前後有異及委下判所而對鄙先師贊其爲師血誠口不能盡而曰先師文集非君則不能刊出吾前日所與書只是看尹徐兩丈之面而發非其本心幸勿掛懷又曰入愼狀徐丈則爲其外祖或可也尹丈之

爲則終不可曉也續刊時主幹發文金公吾南漢燮而諸公以入續各家有別般助費乃可濟事發論則門下專書於鄙先師曰愚先妣墓誌先師之所朱點並視愚異於餘子臨沒以朱點見教特以爲師稿之或恐泯沒於意外之變而恐見削去諸公之所宜體念也則理當入續刊至於亡室行狀則於收入若以不出錢財爲嫌則愚於高明視同一家敢請座下爲先考出幾緡以字行狀期於入刊愚之父子有可報之道則心非木石豈忍恝之千萬懇禱懇禱及有文集未精之責則於往復士友書必移咎於鄙先師此槩癸未前後事實而鄙先師生前受傾陷於門下而

至於下世終不覺者也鄙先師不幸以乙未六月沒遺稿
始成於丁酉而申農山所撰鄙先師行狀中有門下所稱
揚不顧是非不計利害等數句語而呈上一帙門下覽之
駭然曰若此文行則吾必得罪於師友不容於世孰以爲
本家贋作其所呈帙及各處所去數十弓俺皆逐還而與
濟隱公書曰令子癸未刊集不令老成諸公知之此是大
錯當時愚亦深非之至有不急改之不復相見之語今見
行狀却有與此相反之說不勝驚駭之極賤子因此文字
將大得罪於師矣行狀中所載二十二字見於何時往復
耶須覓得本札以示之也此是緊關不可忽不可忽賤子

所與令子及宅士友書中以令子所處爲非者令孫目擊而去想當一一細陳矣幸惟深諒而善處焉云正錫受溪隱公命以其手本就證之則執託以孤行單辭正錫數三問當時校正都有司之誰某則終以不知答之時其門人柳道熙鄭先師親侄而年纔弱冠正錫退後不適于本家卽暗遣道熙於申門使拔其數語於行狀副本正錫又受溪隱公命以門下手本往申門而證之使依舊而存則門下又屢致書於申門求拔不得及聞知正錫所爲則乃下書而說鄭先師則曰事變不齊陰受動蕩之私指而暗地設刋此是大錯責正錫則曰破鍋上座諭正錫則曰刪其

數語則刊集之功依舊歸於亞友而誤錯之聲不復聞於來世曰左右之不欲削其語但欲藉吾重而蓋師愆曰數語之載於行狀是援人同罪云云故正錫初擬逐條辨明裁書將直達猶嫌似鬩墻故第待門下回敎而止之及庚子秋南下時棲累招而講于扶安艾湖門下以删此數句於行狀提說正錫陳其不可删之理曰行狀中雖删此數語而得門下之心尹徐兩丈文集自在將若之何云則門下曰傍人料事終不若當人然則當如之何吾亦不得不辨而明之對曰尹徐兩丈任之而已門下則自任意辨明正錫則當刊行前後往復而已曰若爾則其奈露敬堂之

釁咎何（此以平日所爲觀之則決是言心不同也）仍謂正錫曰君以我知敬堂爲何如也余於作人家文字絕筆者爲十四年而近間始作直軒墓表以敬堂之言結尾而歸重焉觀此則可以知余識敬堂之深矣繼請還送其所逐遺稿曰敬堂於吾同門最蔑重而余獨不看其遺稿一帙甚是缺然一帙更送之也云故正錫退還納之因上書矣答下書曰行狀中不删數語湖西諸公見之復惹脣舌云云更無他端故心謂庶幾回轍矣在丙午春便聞門下親校其文稿於玄巖朴察訪書齋正錫躬往繙閱則與鄙先師前後往復書浸删不入所載者只有以鼓山續集未精啓之罪之之書一度

嗚呼此既當時諸長德所公共者故門下於鄙先師有匹
掌行狀明於入刊之書而不知又看何人顔面而録此書
又於自校稿也没删其前後往復獨截此一書移諸公之
過於鄙先師惡若存之則與存使當時後來殺悉其是非
曲折可也拔之則俱拔使在芭既世俱不露釁隙亦可也
不此之爲又何必列鄙先師於其知舊同門間中折人之
中使其爲先師苦血刊集之功鍊化作師門不容之罪人
耶正錫雖釋眛無似亦有門下所謂師生天性者豈不敢含
默故丁未春不得已裁直辨一書兼昔年擬上不上之書
而上之矣戊申夏與溪隱公書令子所處雖未合中此公

過非私過云而且以無心載之則期必删拔爲定謝之者
不啻一二且與正錫書亦曰是無心載之蔽一言以拔之
繼而請中落兩書副本曰來書爲浮沉副本示之也又遣
人果招故進謁則所論大槩亦與下書云云同而問曰前
日君之所與我書偶爾中落而未及見故余日者與君往
復云持兩書副本而來今果持來耶對曰下書中累累言
無心載之而和解之意多其兩書則辭意過激甚是惶恐
而既見如是有和解之意則又不知丈席之心更如何故
不敢持來於與溪隱丞書中公過私過之辨正錫持輕重
之論不肯服而問曰老先生與同門長德孰重門下答曰

老先生爲重又問曰承同門長德之旨而不刊師集與不
承同門長德之旨而刊老先生文集其罪孰重答曰不刊
師集之罪重矣又問曰然則鄙先師於老先生事有罪乎
答曰是有功於老先生有何罪焉正錫乃進曰如丈席之
言則雖忤同門長德之旨旣無罪於老先生則何要稱曰
公過曰私過曰膽刊曰徑刊等說致此紛紜乎曰然則君
之先生終無過乎對曰旣無罪於老先生則雖忤同門長
德何過之可言曰君之兩書副本卽送之也君以君之先
生爲無過云則吾亦當條辨而明之對曰丈席任意處之
焉正錫則當刊行前後往復書取質於今與後而已曰然

則露敬堂之咎深可憂也此將奈何對曰此則丈席一不須
慮焉云爾則乃暴怒作色項赤厲聲曰君輩其不知我乎
吾平日所欲爲之事今畏君輩而自沮乎余雖駑非如此
漢也雖昔日金監役猶且不畏而抗敵況畏君輩耶云故
正錫避席從容對曰此絕非丈席之所言也以丈席何若
是出小言也云則乃定氣曰余旣許以拔之則私稿中刊
梟所闕文字必當一一盡拔矣君其自手爲之也對曰於
體統正錫何敢犯手乎曰然因又曰余若盡拔則君亦除
我前後手本亦可也對曰吾兩家雖無事措處未信者尹
徐兩公文稿則豈可盡除乎曰尹公文稿余已擔當其校

正則不可慮爲徐稱則於徐公大是不美之事則殆似無
是矣雖然吾將走書於其門生子弟使必拔去其刊集所
關文字則何如對曰此則不須書報須商論其本末無致
紛紜恐似當矣然而此果非正錫所知則惟丈席自量裁
爲如是未變而退還其後得見門下與徐公門人孟士幹
書則其辭意只挑出徐公門下與正錫啓爭端而自處則
若坦蕩蕩認作世俗居間解紛人樣而終置鄙先師於罪
累底氣象於正錫之之意終有所未安故上答書而兼錄上
昔年所浮沉兩書副本以見其本意矣又下書曰公當爲
明義尊師之高弟而僕不免暗箭陷友之小人又曰尊先

師於僕但淚傾仰無一辭不協又念先丈謂僕有可取與直軒其入智異山中以爲歲寒之託而未成僕今六十八乃爲故人之子弟門生所擯斥復以何顏面對士友惟於異時泉下奉拜先公先師而仰質今日之義而已寫到于此不覺淚入紙矣玩其辭意一則款款言昔日情誼之融洽一則勃勃怒令者詰辨之乖違忿忿之氣呈露而言則雖似不絕其實則嚴絕之也使讀之者自有毛竦心癲之氣此則在正踢亦不可以情好之私掩大義故不敢進謝無一言至今四年于玆矣後又見其與鄙族叔永善別紙兩度及與柳重熙書一度而玩之則其陰陽雙濟忠奸一致之術前後一轍而其與鄙族叔別紙

初度曰昔余之警敬堂也雖有鐫責之辭其父子師生無一怨言刊集當時則門下面轍而屢度稱揚豈有怨言且或有平日警責朋友間之責善輔仁亦何可怨但見其擠捏則不敢不辨明而是辨也非惡也曰不曾留以書稿煩外人此實伯子不以諫疏示人之意然則何獨留以刊續集事罪之之書一度及與士友非之之書入於自稱而俾生今日無限鬩墻葛藤也曰濟隱丈遣孫稱師又求敬堂集序與老學銘而皆有稱揚誰料稱揚中已孕成今日誣陷語昔右今左是誠何心哉實非小腹敢測曰續集之責書在數十年之前而敬堂非蒙騃無覺之小兒亦非河海洪量之聖人何無一言辨理凡刊集時前後往復書理當入則俱入拔則俱拔而何故他皆拔此獨入耶且其從士友間許多往復書中移錄於鄙先師獨靡有遺力耶先師既沒不可不有今日之辨理也曰只存此一篇之故則亦有可恕者敬堂

往復別無大關義理而不留草本是以宅無所入〔續集時既有請入尊先妣墓誌及尊閤行狀之懇到書此等書不關義理而乃此執責一書獨有所關重乎且原集時既有如非座下不許是非利害文集決須拖至幾年云此等語獨無所關乎〕曰嫉歎堂是得罪於先父母矣惡歎堂是又得罪於先師矣歎溪丈是又得罪於上帝先塋矣寫此等句不覺寃淚之落紙〔噫讀此不惟門下之淚落紙正錫亦自不覺下淚而昔今事靜言思之終爲門下歛淚而敢發一笑〕答二度曰蓋敬友私印之事假使我家父兄爲之吾當諫止之子弟爲之則亟當責罰而令詣諸公謝罪況柳伯朋乎〔若果私印則此是傳當切中語而合下以公論發通文定刊所定各有司而校正者誰畢竟貽書于刊所而稱揚者誰貽往于刊所而費不容口者誰耶且諸公未知其指論某可謝亦何罪耶氏先師之既成文集皆毀而沮之者功人而血誠刊出使之壽傳者罪人邪〕曰古

人云彰苑友之過爲第一不仁死友設有眞過彰之爲不仁而况以白地朦昧彰之則當居於何處曰溪公乃舉古子付之奸人之手任其賣弄而冀其有成爲師訟究者古今何限而正錫乃目之以賣弄之奸人恐未知行爲必如門下然後乃可免奸人耶正錫只苦苦爲師說明而己非冀其他別有所成曰亂賊通章之出其父子師生無敢出一言負稿請罪於諸公之前而一聽其指揮亂賊二字未知指謔耶指彼歟指此歟於彼於此絶無此語等通章則正錫對旋叔誦之之說出於鑿空非懼也可笑也負稿所請何罪而所聽者亦何指揮也耶曰不敢直向尹徐兩門放尾乃就老身爲嘗試之計尹徐兩公有何所關而乃做出此語耶刊集時門下所貽書中曰某是罪魁尹丈次之徐丈次之又曰非我也二三長德也云矣今乃欲膽激兩門引條外援而實是門下直向兩門放尾然而兩門亦有爲師如正錫者矣安其容易墮中也門下反覆之非常於此亦大可見也曰柳也對余言不知

長者意如此前書辭氣過激不勝罪悚此亦左右之所親聞也此而不斥幾無義性對門下言時門下引過自悔故正錫亦感悚而果然之矣後所蒐爲終寒舊盟而又證擔耳偸鈴之說誘引年淺之鄙族叔而使之斥攻族叔雖年淺亦未知其肚皮裡春秋如何也 曰敬友爲奸人所賣而爲心跡不同進退無據之一庸夫正錫若爲奸人則是得罪於鄙先師也無關於門下而只恐門下因鄙先師未免得此等戒也 曰魔誓佛云云正學全齋先生者反豈毀先生之旣成文集陰壞先生之法未知全門之魔其誰也 曰彼之欲陷尹徐諸公實則陷其師正錫之欲陷尹徐兩公果證何事邪門下必欲移咎於尹徐諸公而期彰於今日陷之者其誰也 曰彼之謂余害匹友者有二責私印原集一也責未精續集二也公印而曰私印則何故屢度貽書一次委托其所稱揚書口俱不容耶精不精則始終校正其譄也而若其未精則墓誌與行狀何故慁入耶 曰每據前日通

文而謂之非私印可謂欺心歟天然則無通文而印出者謂之公印乎未知其通文鄙先師私自所發耶僕乎微矣巧矣密矣誰知不測之奇謀行其中非以前日通文為無益之通則校正之各自漏而逃文集未精之咎故乃爾耶且公私間何不言其不得已刊出之所由然但提起陰受私揩揩地設刊等語終未知欺心歟天者何人也曰余與緻友往復草稿中無之而正錫揚言將刊行于世遂就本家一一寫寄來也若不見許則必有奇謀在其中刊下之手本筆法世皆知之而原帖珎藏者始終將盜竊而乃非日本家贗作又終日必有奇謀在其中嗚呼噫嘻如此等之以吾度他来門下之心法耶真之能家說而户喻則勢將委訪八路冏門家證手本於當世且印出其始終曲折而質是非於今與後使一當時之欲學門下者不待自校稿之刊行而可悉於此紙矣至於辛亥又使南啓夏請和好而以反覆非常不得其請則以不請和好之意受勒書於啓夏以為後日口實之

資又使七八年受業於溪隱公之柳永善倍絕溪隱公是果何義理耶永善之倍溪隱公是非倍師乎門下常稱師生天性而今反教門人以倍師乎此在溪隱公終無損益而只恐傍人譏門下云七十年所業是蔑倫之學也此丁酉以後誣陷吾先師而溪隱公與正錫辨持之事實也然則自門下施之於鄙先師者已四十年而不過曰存沒頭影謗譽無常翻手覆手雲雨變幻而已隱生前之但深傾仰者報答於其身後若是可乎且無心之說當時對辨之際雖不分疎合下校稿也其果心從手而偶爾耶若果爾則與同門知舊往復中非之之書何一一載之亦何不正

錫退後直行刪去也然而欲人之不疑已其得乎嗚呼在
門下自己上則自校稿於五可變後淵齋勉菴兩公殉道
舉義之時寫洋械眞於韓日兵刃交接之際獨不思申春
朝刊師集時以滅跡倭館見擯之事又寫眞像於庚戌合
邦之時其何爲身謀之若是急且密而擅陷爲師刊集者
之若是力耶如曰時屆蒼黃自校稿與寫眞不得不云爾
則抑思其癸未之刊爲壬午軍變之後甲申酉變之前也
歟且如曰刊師集非我事也云爾則向自謂先師視愚異
於餘子之之意安在畏徐公而怨之則曰觀過知仁反躬
而責之則曰某文之入愚是罪魁某某文又之自拔其跡

則曰非我也二三長德也其自任則曰諸公之失即亦愚之罪也稱許鄙先師則曰如非座下文集决須拖至幾年云云對鄙先師則曰前日書看尹徐兩公顏面而發及今幽明大判輒改换頭面推納鄙先師於不測之坑塹而見行狀中數語之截則曰若此文行則吾得罪於師友不容於世逐遺稿暗遣人披於行狀副本求拔不得則盡收入釁咎之書於自校稿正錫以此辨詰則稱以無心而只删其與鄙先師書一度云云而與他士友是非之書不一删去故正錫不勝抑欝欲刊行前後往復則曰敬堂之容發露深可憂也對人言之及與人往復則曰柳正錫來我以和

好去我以背之援之以擬書惹起事端欲得爲師之名而揚其師已改之過此改過之說是又理窮辭縮而別出一題目使人眩惑其是非也鄙先師無過刋下對正錫語而今又如此有苟且之言耶又引子夏改過之事以爲口實而以曾子自比爲有曾子而以無過之人爲有過而誣陷耶曾子心法不如是而今受誣於千載之下其不究乎子夏眞有過吾師實無過何如是云爾耶此眞是奸人又使之攻斥而一唱百和曰某也暗刋經刋私印而正錫欲得爲師之名揚師之過如是前後擠陷左右構捏顚倒是非混淆黑白而眩惑衆聽甚至於受勒書教門人以倍師誰圖以門下七十年之宿德其處事之際如是依苟且之行辭氣之間如是依儱侗之說欺世而陷人乎是適足以瞞人而自瞞也門下手本若不備存則今

不得辨明而不論今與後其見誣陷必矣嗚呼痛哉九原可作鄙先師與門下當一場辨明剖破此滋甚之惑而惜乎其未也正錫不量淺深已望其回轍而俾正卒至于此其貽累於鄙先師孰甚今焉已矣異日泉臺將以何顏陪見乎痛恨入骨不覺聲淚俱發今已自本家還送遺稿并文正錫前後所受於門下之手墨合兩帖而珍藏於正錫奸人庸夫之篋爲累於如門下之正人君子恐大矣故敢此還上監納焉而自校稿與士友往復書中非鄙先師書及備書此事之文字一一令記室謄賜焉不待自校稿之刊行而先自刊布於異日泉下稟質於鄙先師前爲計耳

餘萬不備白 此答艮齋戊申九月廿三日書也猶冀其回悟而不答終不然故今有此答書

柳正錫答金璉重書 己酉九月十日

積年阻餘承足下書可謂感矣然讀之甚駭然誰圖以足下之高明舉此乖常之變紙上所說殆滿數百言而至沒義理樗理莫甚故正也初不欲辨答回憶先師平日眷與之至意則似反近乎薄情故茲不得己仰辨幸公心覽之也

來書云或有不滿意者只在於鄙師稿中貴至翁續集一段而已云云

鄙之不滿意者似以此一段而已然實不獨此而已其他

與士友往復中咎吾先師書簡間捭入於尊師門自校稿
而爲擠陷先師之窠窟雖刪去此一段亦何云云乞有且
此一段於文稿所在處皆令刪去如來書所謂尊師門所
稱云云鄙終不敢信服也是何也昔吾先師在世之日尊
師門對先師說及與先師書紛紛稱許向外人說與外人
書極口毀詆而吾先師沒身見欺今又此刪去之說誰肯
信服乎此所以不得終始無替也

何援引別事以爲閱墻之計也云云

實不知以何別事援引而爲閱墻之計然爲閱墻之計是
非我也尊師門也是何也尊師門所作爲其他不知在此

事則猛我者不敢侵弱我者能壓倒而不顧義理之妍何
勢雖不敵誰肯僕僕於階父師之人而低首聽命乎爲師
立功云云以無稱之輩言之則爲是說也容或無怪以足
下見識不當出是言也焉有尊師門所謂有師生之性者
見擠其師於不測之地避立功之嫌而不一言辨明乎實
不知以足下有此言也
徐丈言吾師門曰是吾外家伸寃後一初儒賢文字 止
只椄貧窶無幣空簡爲難 止 先師疑其不重文字命之
削也云云
此云云之說向年尊師門亦對正錫而有此說鄙即達曰

此不嘗出之說也徐丈設有此言反歸老先生於謀利之
嫌則萬萬不嘗出之言也卽己矣畢竟以此言說與足下
至使筆之於書終使吾老先生爲謀利而累其淸儉之德
此萬萬痛駭焉有以儒賢作人家文字不覩其人之實行
與否但見其幣不幣而作不作歟若吾老先生一不作他無
幣文字則此累烏可免耶甚矣尊師生之心法也以掩己
之過蓋師之慫慂老先生於壟斷之列而不顧其後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

鄙以爲若使堪重叅在其席亦叅以是告廟而許入之

論云云

足下可謂曲盡人情通貫事理而在尊師門上一頭矣誰敢聞言不知尊師門所謂某文入刊某是罪魁之說是又何言也

豈欲遵師命爲非耶云云

此指遵師命而文集不得其精者爲非不遵師命而文集不得其精者爲是耶以其上所言其爲嫌者只本家未謝之故云云觀之則此亦只以老先生之命爲無弊使然也何其言之不擇也可駭可駭

但欲守師命亦有正當道理止 豈可將師門公正文字出暗刊之計而以爲遵師命也耶此乃先師少時不窣

精義之過也云云
足下以先師刊其師稾但爲守師命不入愼狀而暗刊者故有此悖理之說而終謂先師不察精義之過也乎此萬萬痛駭尊師門有公刊私印之說萬萬不當於理況足下以先師門人自處而有此惡稱耶又況不能悉先師之本意而妄言耶蓋吾先師不獨守此師命當時時變萬急刊壽之事爲重故都不顧是非利害而刊已校之本於公定刊所而有公行之通何可遽以暗刊稱之而陷於賊義之窠乎足下眞尊師門所謂破鍋上座也且尊師門以公行之通爲無益之通者亦是秘計是何也以公行爲無益乃

可蔑校正之名而實平日以文集未精歸咎於先師之說故乃爾而足下何不察此而爲先師之破鍋上座乎無乃蔽其所好而陷於此不義之窠乎此在吾先師終無損益竊爲足下甚矜惻焉

爲子弟門人者只合舍置不論云云

足下旣爲尊師門門人而終無尊師門所謂父子師生之性而有此云云歟嗚呼尊師門之傾陷吾先師果何如生前身後左右誣詆而不有餘地使不容於當時後來而有筆殺之勢雖欲無言其可得乎足下眞以德報怨者也是故昔年尊師門暗遣柳道熙於申門及自校稿時終無一

言諫止今反有此亂眛之語而其陷吾先師耶可矜可駭

至今數十年己烟消雲散云云

此以尊師門所謂暗刊之說而言之耶嗚呼此惡稱之不離於尊師門舌根筆底已三十年于玆矣何云烟消雲散

亦無與艮翁相疎之理但當一陳已見云云

正也於尊師門過陳非一二書陳非一二但以直而不以阿無傷乎敬與親之道非有加之以惡言何有此云云

乃苦心援辨不但謂見識不明又謂心術陰險又不但以此爲言又就他刮垢索瘢視若仇敵而期欲置之小人之域云云

嗚呼尊師門既以惡言加之於已沒之吾先師者非一再而至有逐稿及自校稿無義之事爲其子弟門人者如何不辨而乃云苦心據辨耶見識不明之說非我口道寶不知自何而出也心術陰險之說聞足下曾往蜂山看所編辨明錄觀其所編往復則雖其門人子孫當爲之媿縮不安而不忍正視其二三其德而謗譽無常況其他者以此稱之無足怪也刮垢索瘢視若仇敵以辨文中所謂自校稿及寫眞等語而言之歟此則非刮垢索瘢視若仇敵而然也以尊師門於吾先師無過中求過終始一意而鄙累辨不見回轍不勝抑鬱不得已引親爲之事明之非視若

仇敵也是何也吾先師刊其師集在壬午軍變甲申酉變之時尊師門自校稿及寫眞在乙巳勒約之變戊申義擾之時此雖有爲師爲己之別其變與事則相類故也豈可以此而遽謂之刮垢索瘢視若仇敵乎

羅良佐日錄復生乎世

此以辨明錄比之於良佐日錄耶若爾則此又極是妄談此編所錄是刊集時士友間往復及爭持前後往復而尊師門之書三居其二何可以比於良佐日錄而言之耶是足下直以尊師門比之於良佐而失門人之體大矣其無取譏於人乎可笑可笑

瑝重雖甚無似先師在日每以見識過人稱之文有餘

事都付之託云云

以足下今日之事觀之則吾不知見識過人而自先師有

是稱又有都付之託嗚呼知人之難不其然乎此何異於

栗谷之薦汝立爲南臺乎今足下以吾先師傳鉢自處而

有此云云自不覺頤解而腰絕也爲有以傳鉢之人見人

之陷其師而不之救不惟不救又從而其陷之乎

無益處生梗自絕先師尊慕之友云云

吾先師尊慕而尊師門誣詆至於逐稿故爲門人子弟者

辨明豈可以此爲無益之生梗耶

以見理不分明用心不正而不惟自誤又誤先師之父
與子云云
吾先師之父與子與尊師門相持安得不然此秉彝所在
自不得不然且尊師門言論往復自在心目而反復之態
不言自露何必待正錫之言而有今日之事乎噫尊師生
謂正錫誤先師父與子之說是一邊操一邊縱之術耶
無端惹出先師已改之事使人人得而知之若使璉重
不在將使世人致心跡不明之疑而今幸璉重在矣是
則無憂矣云云
噫吾先師有何可改之事而遽出此無過中有過之說使

見疑於世乃敢自謂曰某在矣無憂云乎大抵足下不知
事體之輕重大小跳梁放恣無不爲之言至於如此眞令
人鼻哂而不覺寒心今足下自處以何如人而有此云云
以吾觀之比之於尊師門則人以足下爲幾分重幾分輕
今尊師門親札自在而心肝自露見之者爲先師自可釋
疑是則可無憂也
嗚呼玩其來書辭意則凡諸所言無一不出於尊師門者
也足下素以長者不覺墮於尊師門秘計而至於如此尤
可哀也今足下此書必是告絕而終又誘之以謝過於尊
師門抑又何也尊師門以此命之耶其意可感然在正鍚

終無謝過之道幸以此返命焉嗚呼噫噫正錫之於足下有同門幾年之舊而到此境遇雖欲不相告絕不可得其無愴然者乎但所恃者青山不老綠水長存耳餘不多白

附 鼓山集開刊事實

刊集通文 關北 關西 湖南 湖西 左右

右文爲通喩事惟我鼓山任先生文集將以明春入刊故玆列條例徧告于各處伏願僉君子通到卽日另力周旋以爲竣事之地千萬幸甚壬午十一月五日發文尹致中

都有司徐政淳副有司鄭在弼校正申春朝田愚監印鄭煥周李孝植楊基靖申宅周金漢燮掌財柳相浚田慶源朴海量輪通林瀅李載序李穎憲盧源孝田晦九收錢鄭東臣趙章夏魏榮馥金龍鉉韓晦善

節目

一文集正本爲十二冊事

一開刊所定于高敞蜂山事

一設役以癸未二月十五日爲始事

一各處契錢該有司前期收納于印所事

一知舊門人及後學有欲尊閣文集者紙物價每册八錢式輸送于該道有司事

一出助役錢十兩以上許給一帙事

湖西簡通 湖南刊所

嗚呼斯文運否變在百出至於柳相渡而極矣先師文集以都有司身病未及校正開刊所移定於星田設役日字

退定於今二十日噫彼相淩潛來星囯誑誘動萬篇取冊
本私自始役千古斯文安有如許謬妄之舉乎極爲痛歎
况又此冊田子明與申春朝私校之本則見汙於淩跡倭
舘之申手者也更不梳洗而仍此刊出尤不嚴正以我老
先生光明正大之德業出其遺文如是怪當則吾儕孤負
平日樂育之恩也相淩之罪不可不正須鳴鼓摪罰不日
撤板使渠納冊徵納所費則當精校印出矣鄙等無狀雖
老悖醜差師門大事豈任少輩自恣貽羞無窮乎動搆將
往蜂山云伏願僉君子以先師之心爲心發動萬如已以
理責喩以洗其過千萬冀仰若以遷就爲難則甚不然與

其違道而速成寧合道而遲就以費財爲難則又不然費財與悖理孰輕孰重况財有可徵者乎竊望僉尊勿牽顏私亟行聲討斯文幸甚世道幸甚癸未三月十五日同門生鄭東臣尹致中鄭達泳盧碩鉉徐政淳沈宜允等白

右簡通爲愼石城 宜默 出也愼石城即都有司徐公栢峰 政淳 外祖也石城行狀先生長子與門人從老先生遺命不入于原集中故徐公以其外祖文字入刋之意托以申春朝田艮齋私校事簡通于刋所刋役中撤故正錫之先師敬堂先生與監印金吾南 漢燮 同往星田與其同門長德諸公會議累日未凌進士亦爲時變曰

急拖至十日不得已告廟後許其入刊而徐公與進士先後來到刊所以至於竣役覽者詳之己酉二月十三日柳正錫謹追識

續集通文

右通喩事鼓山任先生文集方今開刊而事鉅力緜原集不過十册則不無餘憾而諸家所頒繼營續集故玆以發文伏願僉君子所受文字未入原集者以今六月內收送于星田毋至校正後時之嘆幸甚癸未五月三日發文有司金漢夔回文有司金應喆李憲植盧源孝柳基春洪疇厚林永初

徐柏峰與柳敬堂書 癸未七月九日○者此下書則艮齋所謂瞻刊私刊之說可辨

刊役告功可幸而年譜未刊亦事也可歎自莊巖校來從須更改正後分册如何續集當依示校送計而姑未多聚可悶

徐柏峰與田艮齋書 癸未七月九日

刊役已訖而一秩使之先呈須精看詳正錄送刊所改正然後分册如何續集仲秋開板云而湖西尚未回文專少收入可歎今自星田續集校正矣來冊而考之則只有尊先妣文字矣賢閤文字須託于動萬搜入恐好矣鄙亦書託而未必其聽故耳

徐柏峰與柳敬堂書 癸未七月十三日

第分冊事雖於門人初以扶助十兩以上給冊為言今來加責勿論多少甚是無義則反為貽累於先師者也在左右亦非善後之道且八兩條却之云其非欺取先用之歸乎毋論門人與宅人十兩與八兩依前約送之千萬千萬支費之為區處誠甚可悶有司帙之及於賤子者貸之以補一分之踦如何如何賤子則斯文罪人安敢尊閣耶并諒之為

鄭薇齋與刊所書 癸未二月十四日

先師刊集營之幾年今到欲罷不能之境豈非天不欲喪

斯文耶幸矣幸矣然事役浩大有非綿力所可承當最所憂慮凡事之成否只在誠力之有無勇斷之如何衆心旣同何患來頭之就緒議事之地無或以私意間之付之公論與衆同欲則必無不濟之理是所伏望

鄭薇齋與柳敬堂書 癸未三月廿四日

印役近至幾冊幾許板而吾南兄及盆莪氏並爲至今矜勞否其間去就是所願聞歲下向別時三宿還巢而近又添就未能豕庭行步者已近一望晝宵一念未嘗不在於叅末而獨使吾景春齋專任艱大之役悶然奈何艮齋動萬趍時偕來耶鄙鄉各處積集事業已收議而緣此病力

尙未收送只在自家之措處耳

申農山答柳敬堂書 壬午十二月廿九日

先師文集雖棗有期仰爲斯文無窮之賀而老兄服勤出彝常萬萬如得求者直欲愧死於風聞之下也通文依到臨則當進拜矣

林克齋 永初 與柳敬堂書 癸未正月廿三日

今春先師文集入梓事凡我同門孰不願之刋梓旣成其爲惠後學大矣

韓雲田 彥教 與柳敬堂書 癸未三月三日

先師文稿掃塵其在同門脚下彼此喜幸之情想魯衞也

通文定役所于蜂山蜂山豈以地美然哉惟以座下及諸賢多居乃爾也贊嘆何喻

姜龍夏與柳敬堂書 癸未六月十二日

先師文集刊行之役無一許肩底人而執事能任其責俾也淑世啓後其於事一之義雖古之君子無以過矣斯文慶幸孰大於是

林栢棠 奭榮 與柳敬堂書 癸未七月十五日

鋟集如非涉風波忍身溺之誠烏得乃爾速就耶鄉晉兄者良可謂師門之忠臣也敬服敬服

蜂山辨明錄 終